贅漢集 人

聱漢先生文集卷之四

雜著

公山誌

萬曆乙未冬僧將惟政自龍起移駐于公山時賊酋清正屯西生浦行長義智等分據釜山等地憑陵恐喝將有再猘之狀廟謨以據險爲良策如善山之金烏仁同之天生昌寧之火旺三嘉之岳堅並皆繕築而惟公山最壯於諸城故惟政之來往欲其修而完之也體察使李公元翼曽勸築龍起城僧徒之健役異於凡民且惟政之得衆心人皆樂趨故又令起事于此盖欲不煩民

力也丙申二月體相令防禦使權應銖及山近邑守令
相視形勢於是義興新寧兩縣監隨防禦使由岳溪阻
巖抵城中僧將結幕於主峯之下乃城之稍平處也城
之延袤可十許里而南高北下東慢西峭一城面勢如
南箕之向北故城中水泉合流成渠而出北門所謂主
峯即此山之第一峰也登臨眺望則南中州郡之星羅
碁布者舉皆了了於目前而直南一峯相去五里許與
主峯相抗者所謂白雲峯也自南門迤北石崖如削僅
通飛鳥儘是天險之地其北肉山之稍平者盡于北門
之西而下無攀援之路南門之南有斗起一峯乃主峯

之南脉而白雲峯之直北也自此迤東至東門之南麓谷懸危峻絶難攀並無守而守固者也自東門之南北至北門之東又迤西至于肉山之平處可四五里此獨必守之地也山底列邑北則義興軍威東則新寧永川南則河陽慶山大丘西則八莒仁同而北之軍威東之永川南之河陽慶山西之八莒仁同遂莫之相接惟義興新寧大丘三邑之境達于城中故自東門南至南峯新寧境也自南門北至北門義興境也直南一隅是大丘境而地不過數十步人跡可通之路惟北東南三門北則岳溪之路稍爲夷曠而十步九憇然後得抵東則

自修道寺緣崖陟巚脅息流汗始可攀登南則符仁桐華兩路會于白雲峯下三聖之嶺而其險峻居東北之間西有吾道庵者在懸崖絶壁之間自此庵夤緣巖隙有上達城中之路而非猨捷者不能由也按輿地誌甄萱自雞林蹙王太祖于公山桐藪仍築此城以爲窟穴或以爲王太祖困於萱兵築此城以禦賊二者皆野人之說未知孰是以今臆之王太祖敗於桐藪竄入解顔踰三聖嶺登此山收召軍兵於是吉昌等郡嚮應迎之萱追躡太祖又踰此峯而有瓶山之敗意太祖先築此城而萱又加築焉故野說如此城之周遭今雖頹圮而

尚有石築之跡城中亦有屋宇基址俗以僧將幕地爲
大闕基似是太祖駐蹕之地也三月新寧縣監率其民
立糧倉于東門內時李某自羅州牧陞拜本道巡察使
初見此城大言必守遂專意於此城惟政亦喜其終守
此城矣是年四月　天使李宗誠自釜山逃出楊邦亨
沈惟敬等雖備負渡海而倭奴定有再犯之計故自秋
初再董城役山底列邑各奔走視事而惟政副將信悅
與各邑合力勸功體相又發兩湖僧赴之城上格臺待
變廳東北南三城門樓次第就緒是冬楊沈兩使自日
本出來而賊不撤兵時事可知丁酉初巡察先入家眷

于城中督守令並入於是青松府使朴惟仁義城縣令呂大老義興縣監李大期新寧縣監孫起陽河陽縣監文貫道慶山縣令趙亨道携家同入巡察則以僧屋爲衙其東立軍器庫青松義城寓于北門西義興寓于主峯之東厓新寧寓于東門內軍倉之上河陽慶山寓于主峯之西南凹處各邑軍吏鑿氷立屋官舍軍幕羅絡城中又改建倉庫督運安東以上粮餉應入軍米可一萬餘斛倉役及糧餉新寧縣監專管之別將朴器百等督城役軍官崔世潭等治軍器自餘守令各治所受之役城中守備幾完於數月之間又令慶州府尹朴毅長

蔚山郡守金太虛永川郡守洪季男防禦使權應銖等
並爲出戰入守之計各作軍幕于城中又於城之東北
隅築重城上作門樓從事官申之悌又作寓屋于重門
內城中幾無隙地七月閑山舟師敗績自是烽火連警
江右諸郡煙焰漲天而搶掠之賊深入左路巡察聞之
甚懼諸將知其意陰倡出城之議勸巡察出戰於是巡
察部令諸將提軍出城惟政極諫不聽亦憤恚出城城
中自此大失望巡察到達城聞賊自密陽向清道督諸
軍直趣梧桐院遣諸將之勇健者令遮截于八岑峴巡
察駐于谷口余與惟政追到冷泉以觀其舉措諸將緩

到八峇望見賊之零徒到嶺底即仆旗曳兵顛倒奔還
巡察聞賊且至遑遽棄甲上馬鳴鞭馳出惟政立路傍
呼曰使相可狀走吾則死於此竟不顧而去時余所領
卒不過數十惟政亦只携十餘僧拾取諸將所棄弓箭
先據東隅斷崖以待之賊見兵少直趍上山衆皆奮力
死戰矢盡以大石滚下賊死傷者甚衆會日暮遂退至
山腰賊亦舍去遂與惟政上初更山不食而過夜乃入
月廿一日也嗚呼此日之賊纔數百而精兵數千望風
先走亂後一道物力盡竭於新造軍器而一朝盡棄自
八峇至壽城弓箭槍劒相屬於路賊徒搶去其餘猶不

能勝數云是夕巡察走過解顏督抵山城諸守令迎慰於南門且問所以敗則搖手不答但稱惟政曰義士死矣蓋以惟政爲必死也僧徒之在城中者聞惟政之死號哭奔去者相繼翌日惟政送言于巡察曰使相自爲之吾欲入伽倻山巡察乃遜辭請之不已余不得已先歸惟政過三夜于初更山亦還入城是後城中視巡察如木偶人巡察亦不自憐而發心疾刑政顚倒人心大潰未幾右道不守之報至巡察即挈出家眷棄山城如遺獨留三四守令守軍倉惟政亦出去乃九月望日也淸正自稷山回兵直衝尚州由善山渡江連陷比安軍

威自城中望見晝則烟塵蔽日夜則賊火徧山將迫于闕韶留城守令相與議曰吾輩豈肯爲粮倉坐死乎即皆出城廿五賊至新寧由修道寺入城中輸出軍器盡燒屋舍倉庫即日還出巡察馳入安德縣召聚守令乃使新寧縣監及別將宣克禮收拾燼餘於山城余出自嘉音縣到義興則耋艾之刳腹截腰而死者彌滿山谷有不忍見抵缶溪入山城則城中蕩然滿目可憐而軍倉之火碧焰猶烈盖穀物之氣積而爲油故如此云初守令出城時撤出倉米千餘斛埋于地中賊雖發掘放火而猶未盡燒或有全坑免火者收取纔數百包倉中

元來一萬餘斛各邑粮物之別倂者不知其幾而盡爲灰燼軍器之搶餘散落者塡坑盈路而無人收拾賊下慶州然後巡察到山下而不復入城聞諸被擄人賊將到山城張眼吐舌曰有是哉有是哉其意若曰此若有守吾何能到此且天寒不可久留云嗚呼使李公固守初志堅坐不出則賊必望見而去萬無失守之慮而怯夫之膓初動於關山之敗再撓於黃石之禍遂使一道財力蕩盡於一炬之火可勝痛哉及其奔北之後軍心憤惋擧皆疾視巡察而恬不知愧欲掩其跡至以諸將之望風先退者反加虛奬張皇馳 啓曰某日臣領

親兵接戰于八峯別將其射殺幾許軍官某斬首幾許
云云噫亂來武將之虛張功伐欺國行私者不勝其濫
豈意巡察反有甚焉者耶嗟呼公山之不守豈獨李公
之罪哉昔范文正取視班簿有不才監司一筆削去富
公曰焉知一家哭乎公曰一家矣何如一路矣耶當李
公赴援之日朝廷如有一范公則一路軍國大事豈至
於此乎國之治亂安危罔不係於用人得失則後千百
年未知何等人做何等事於此地也孟子曰地利不如
人和古人云以人爲城者無敵以險爲城者無民據險
築城非國之福也然則後之爲人國者當以人心設險

人才爲城何必山城爲哉噫公山一嶽屹然爲南服之鎭歷萬古如一日三韓之時吾未知已及王太祖挺身登御相視形勢南民子來不日築斯當是時也土石蒙烈草木生輝自此以後七百年來未聞有修築之擧而惟政以一山僧乃敢出手起役仍舊而新之遂爲一大當萬之地蓋亦玆山之遇也必守而不守如李巡察汚穢山門如甄萱如淸正則豈但爲玆山之羞辱而已哉世之任是責而毖後患者其必有憤慨于此誌是歲季冬節誌

通諭佔畢書院復享文

一自亂離境內文物蕩然惟幸書院屋宇不爲賊焰之燼巋然獨存而文廟未構不遑他及遷延十餘載使先生祠宇埋沒於荊棘之中豈非吾黨之衋然傷心者乎今則鄉校諸具幸而粗完而院洞煙火成聚數家雖未能盡復前日之舊猶可奉安位板隨宜祠享而一鄉論議迄未就完斯文莫大之擧墜地已久豈不重可慨耶今春已無及矣秋丁祭享決不可廢而院屬與僕蕩殘無餘樵力猶可以假屬代之而炊飯則無一婢立院之初尚有官校奴婢有餘補不足之規今之鄉校婢子數纔七口未可謂有餘而書院之蕩殘亦不可謂不足而

已損一屬公之娉俾遂斯文之重事舉古規不足論即一鄉儒林之所共欲爲也第以主張無人建議欠便故玆敢出文遍告如有景仰先賢之心盍亦興起於斯文

立議

右立議爲先生廟宇及院舍幸免於兵火之餘而位版奉安之擧廢墜已久一鄉羞恨莫大於此故出文齊會議及秋丁享祀而院屬與僕散亡殆盡釀酒炊飯之娉無一見存故校屬屬公娉臘梅移屬于院以爲今秋奉安之地此擧非創於今乃依立院時古規而鄉論異同不能無意外之慮故定爲立議藏諸院中院具未完之

前或有異論則士林共議必有處置苟有向學之誠豈忍違越乎此

院中節目

一曰謹祀二曰禮賢三曰修宇四曰備廩五曰撿書夫不謹則神不享非禮則賢不至宇不修則必壞廩不備則必匱書不撿則必散五者不可以廢一也

凡於祭也器欲其潔牲欲其肥酒欲其香至於脯果葅醢亦須各極其精夫神之所享者誠也厥臨孔昭可不謹乎

學田所收每年十一月院長成冊三件一件申于官一

件報于斯文一件留置院中實米所納每年正月成冊
三件申報如前必留本取殖而用之若不待留本而先
用其殖則在民腹中而未納者有本之名無存之實斯
文會檢有司監掌
別擇文學信慎者一人爲院長又擇一人爲貳共主院
事主院者若在遠則雖有誠至執不得常常撿察必致
荒廢須以十里内人爲之可也
春秋祭享例卜季月上丁上丁有故（有故如 國忌及先生私忌之類）
改卜中丁致齊日獻官撿攝藏書省視墻宇罅漏會計
米穀什物受釐日衆斯文共察之若司馬 有司每節

必檢本院有司每月必檢

邑宰子弟不得留滞貽弊擅便書冊

禁射帿遊宴

復守直之家人不得役官不得奪

別置入院録凡入院之士必自録姓名且記其来寓年月夫題名者豈偶然哉後来者必披案歷指曰某也學而爲己某也學而爲人某也生而有愧某也死而無怍其窮達雖殊而賢愚亦遠可不懼哉可不勉哉

佔畢齋金先生辨誣文

竊嘗聞吾東方道學宗派發源於圃隱鄭先生而冶隱

吉先生受業於圃隱之門佔畢齋金先生之先大夫司藝公又學於冶隱而傳之家庭則佔畢齋之學其淵源授受之粹然一出於正爲如何哉是故寒暄金先生一蠹鄭先生皆師承於佔畢齋而益大以肆以至靜庵趙先生晦齋李先生退溪李先生相繼而起上以接夫洙泗濂洛之統下以開吾東方億萬年道學之傳猗歟盛哉近年一種議論有以佔畢齋爲不當齒於名賢之列至以鄉人之建院尊崇爲笑罵眇余淺劣猥不揣量竊自妄爲之評曰使先生只以文章而未有授受之旨訣則寒暄之初謁請教也先生以小學一書授之因贈以

詩曰莫把殷盤窮詰屈須知方寸湛天淵寒暄之所謂
小學書中悟昨非者未必不因此而發也是以史禍之
起寒暄一蠹皆以佔畢門徒而就死則兩先生之學之
出於佔畢者百世無異議矣以此言之佔畢齋之於道
學雖未能並數於五先生之列而其繼往開來之功實
不下於楊龜山李延平而彼一種之論乃起於百年之
後獨何歟頃在壬戌年間星山之人初建迎鳳書院欲
以佔畢寒暄兩先生並享而坐次之議稍有矛盾稟質
于退溪先生先生答曰寒暄佔畢之門人也使寒暄有
靈其肯坐享於佔畢之右乎且佔畢於本朝有山斗之

望後學未可輕議云云此則退溪亦以寒暄之學爲出於佔俾而所謂山斗於本朝者夫豈阿好之言哉然則金鄭兩先生之師承於當日而得其旨訣者如彼其光明退溪先生之決疑於後代而定其論議者如此其丁寧而彼一種之人簧鼓異說於公論已定之後掊摭先賢之瑕纇而疵議之此非獨侮佔俾也乃所以侮諸先生也而況密邑之人生長於佔俾之鄉而其流風餘韻之在人耳目者炳然如日星之昭森則其所以立廟宇而薦香火者又非古之所謂可祭於社之比也彼異論者乃敢自絕於先賢而譏侮之多見其不知量矣程子

有言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況生於百載之下而尚論先賢於百載之上者乃敢求有過於無過中乎昔劉淳叟極口詆象山之過晦庵詰之云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夫以朱陸之間尚不敢彰言排之其在後生衆人之列者豈可指斥先賢之心跡而非議之乎此殆未免背義傷教之歸余不得不辨焉

通諭本鄉士林文

吾州自高麗迄我　朝能奮起鄉曲取高科登顯仕者相望而出然皆不過爲能文之士而止耳至於文章道

德粹然一出於正表儀當時山斗後世者惟我佔俾先生一人而已自先生倡明之後在當日見而知之者迺拙齋也至後代聞而知之者申松溪也佔俾齋禍及泉壤迺拙齋死非其命兩先生之禍雖不足爲大名之虧損而遺風餘韻之日星乎鄉里者不免索然於人心消沮之餘此則莫非天也數也而不但爲鄉里之大不幸而已也是以雖以松溪之才之學一生韜晦遯世無悶終不過爲隱君子而已則他尚何說哉自是厥後父兄之勸子弟者惟以科目爲勉人士之能砥礪者不過誦文作句而已間有讀小學章句而拱手學步則束指而

笑之造謗而毁之噫此何等鄉習耶余於少時見一鄉丈倡聚諸生于佔俾書院通讀小學鄉間一種人譁然而誚之鄉丈不能不撓旋自廢講又有一鄉士居憂有以開元禮弔之者里之以士爲名者羣聚而爲其弔笑之狀以譏笑之此正晦庵所謂如今人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者良可歎息

佔畢院通新山書院文

伏惟賢賢好德秉彝之性也愛慕遺躅尊賢之誠也苟有特立獨行之士挺生於流俗之表則不問世之先後地之遠近而皆有所景仰興起之忱況在一鄉後生而

聞風感發於馨馥之地者乎惟我鄕賢松溪處士申公
生於偏荒卓然自立擺脫俗學脚踏實底故南冥先生
結爲道義之交其一時推重之意藹然可掬於百
世之下此非後生阿好之言想士林之所共聞知者也
在昔鄕黨父老以未能躋享於佔畢之祠爲一邑之缺
典而習俗漸降公議因循空言雖激而實事未就至今
爲後生之所慨恨者也至於亂後鄕閭文物蕩然而惟
幸佔畢院宇偶存於兵火之餘一二鄕士先安佔畢位
版次議配享松溪講究儀軌盖有年矣而坐次並配之
論未免有異同蹉過歲月到今遲疑噫鄕有可祭之賢

而尚闕崇祀之舉使斯文尊奉之意久墜於悠泯之中
則此實士林之所共欝轖者也頃者江右多士懷疏上
達請以松溪入享於新山特蒙　允旨下諭道伯此正
朝家崇德尚賢之典也鄙鄉之士聞而歎之曰遅享於
吾鄉雖足愧耻而先奉於新山豈非可賀矯首跂足竚
看縟禮之成矣今聞貴中僉論似撓於中間之浮議玩
歲愒日迄無定見是松溪韜晦之德猶未著洽於僉賢
之聽聞而異論乃有以乘之也盖松溪生於戊午史禍
之後蔵踪晦跡遯世無悶積於中者雖盛而發乎外者
難見故雖在當日鄉曲之士尚未免晏嬰之不知況於

後生輩之蒐識乎播馥之地尚不知先賢之可尚況於
遠地異鄉之人乎宜乎僉賢之未能盡知松溪之賢而
見撓於囂囂之說也雖然不知其人視其師友乃聖門
格言也僉賢盍亦以南冥之所推許者觀松溪之爲人
與爲學乎鄙鄉既不能先享而欲人之尊奉正所謂將
第一等讓與別人而此中坐次之議有難於容易歸一
僉賢則旣有　朝旨又無異同之議而只以瑣屑之辭
似有咨且之意茲忘當局之拙反有責人之明惟願僉
賢勿以言出鄙鄉爲可嗤而惟以見義不勇爲可歎則
同堂合享豈但奉慰於兩賢尊賢好懿亦將有辭於千

載矣伏惟僉賢恕而察之

題急難圖後

昔趙禮被賊將食其兄孝願以身代賊兩釋之余嘗謂舍生人之所難而此人以愛弟之故視刀鋸如樂地寧滅其身而不忍棄其弟盖其天賦之性不爲利欲所汨故平居既篤於友愛而臨亂不失其本心豈知衰季之世乃能全其秉彜有如此者乎千載之下又能全天賦而篤友愛捐生急難與趙氏聯芳並美者吾友李叔載其人也叔載與其弟叔平醞藉文雅世稱元季而其平日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者固已濡於士友之耳

目矣壬辰之亂倭寇商山一日賊猝至而叔平患疾倒地顧謂叔載曰我則已矣兄亟走免叔載曰古有爭死吾忍舍汝而生遂背負其弟走踰絶險忽有二賊自山脊揮劒而前叔載仰天祝曰天若有知我輩無罪乃彎弓向賊大聲奮呼賊舍去又負上絶頂回視叔平初倒之地則白刃蔽野積屍已成堆矣噫叔載爲人長不滿五尺體不勝衣况當哀疚骨立之餘乃能負病弟而走峻坂彎弓却賊卒全無故之樂此非至誠篤愛素所蓄積詎能爾也自世教衰民俗偷薄利欲之念一萌于中則後死而生不爲感欣者何限然則叔載之事其關風

教而激人俗者其功又何如哉癸巳春余與叔平相遇於福州叔平時纍然孝服泣而言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伯氏也道其扶負上山之事歷歷不已固已歎乎口而記于心矣後十七年己酉叔平官京師余從遊于旅邸叔平要畫師繪作急難圖因以詩文識之余看畫若詩不覺竦然起敬曰古今天下誰無兄弟而能盡其急難之義者蓋亦罕矣食人之賊感趙氏而釋之嗜殺之倭舍叔載而去之二人天性之真既皆不喪於利欲之私而愈篤於危亂之際故有以感神明而格頑獷茲豈非積誠之致然耶叔載名塤癸卯司馬以薦授翊衛洗

爲令棄官家食是年七夕後一日書于水漂橋村舍

嘲雲說

余嘗怪太虛之間寥廓無際而青天白日之光明或蔽於冪冪滅滅之氣雲果何物也朱子釋白雲曰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升者也雲果水土之氣耶韓退之曰龍噓氣成雲雲固龍之所噓乎古人謂石爲雲根則雲亦石之所生也盖其起也無定處其行也無定方黃黑赤白之變色縱横疾徐之殊態舒而散也若無心結而屯也若有意能充塞兩間冥漾六合吾不知其孰主張是者也抑天地之氣自然而然而無使之者歟雖然雲

不可以一槩論也有似烟非煙見於上古之世者其名
曰卿雲玲瓏靉靆出於詩人之詠者此即所謂祥雲也
若如正蒙所謂陰常散緩受交於陽爲霜雪爲雨露者
此正陰氣之和而散者而雲於是乎有功於萬物矣詩
曰上天同雲益之以霢霂此即澤物之雲也公羊子曰
泰山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此
汎言雲之變化而無所愛憎也古之人寓興於雲者多
矣弘景有隴上之句淵明有出峀之詞雲固隱者之所
怡悅也余家公山之洞有年矣雖不能如古人之卧雲
自適而雅愛山水之幽樂而忘返每於讀書之暇散步

於丘朗吟王摩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之句則合亦有愛於雲者也而今乃作說而嘲之噫雲何爲而嘲也庚子夏恒雨少日不穫麥不耘苗農者之憂也邑如潑墨床床屋漏詩人之歎也程子曰雲行西北則雨雲行東南則止俗又以雲南向爲必晴之候故朝夕望之若待此雲之南而頑黑之氣挾蹣風拖伏兩繞公山而此者無須臾止豈非可惡之甚乎又其所居之地正與公山之絕頂相對雲煙草樹長在於几案而層峯疊嶂之若接於起居飲食者余所最愛也一自陰雲之作也前日之突兀撑空者盡入於窈冥之中使蹲蹲矗矗壁

立萬仞者久失其悠然見山之趣則余之憎之者又有甚於衆人也噫杜老有浮雲蔽日之句奉恕有不成霖雨之譏然則余之有憎於雲者不獨憂稼穡苦霑濕而不見公山之眞面目而已也若其山谷輕明之氣捲而爲白衣舒而爲疋練闔徃開來自起自滅者則余之愛而悅之不特弘景淵明而已何憎之有抑余之憎雲非憎雲也憎陰沴之氣而不能已已者也

風神說 與芝山先生

嘗讀晦菴書有曰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竊疑其以晦菴之賢不能變鄕里之俗而至有向學

者亦勸往五通廟以此知舊染汚俗雖大賢君子居之未易以朝夕化也余於甲午歲避地來寓于道州之西枝驛其民以風神爲靈異事之甚謹每歲仲春自朔迄望禁忌百事曠廢賓旅而不接闕祭祀而不奠若其他可駭可怪傷風敗教之事不一而足噫此何等習俗也余嘗推原其作俑之始曰此必山谷蚩吝之氓厭賓客憚吏胥譸張此說苟免升斗之費而其流之弊至於此極有志於世教者寧不寒心今余作宰于永永士鄉也圃隱之遺躅百代如日星而末流之俗或不能不染於風神彼蠢蠢蚩蚩者固不足道其中讀書知義理者亦未

兑祭非其鬼鬻所謂西枝之俗吾何責焉新安之民遇晦庵而不能遽革其俗永之去圖隱今且二百餘年則何怪其委靡偷惰而迷惑於不經之說也雖然無知之俗固難猝革而士子之習不可因循晦庵不謂五通而新安之俗終必有以化之則今日永鄉之爲晦庵者豈無其人哉無其人則已苟有之可不思所以辭而闢之廓如乎若曰晦庵既不能化新安之俗後晦庵者焉能變鄉里之習乎隱默傍觀任其所爲則異日宗人之煎追學子之勸徃獨何以應之耶馴致今歲染一士明年溺一士舉一鄉而風靡波蕩於鬼窟中爲君子者縱

未能即加禁遏豈可使恣之轉盛也適來玆土似聞其俗之漸染到今尤蔓故是用爲之說以竢夫後晦庵者覽焉

掃除說

堂前庭地方南十丈西以小垣踈籬四植嘉卉以實之梧桐之樾者七梅之叢者二桃之邑出者三楸之矮起者一芍藥十餘朶地黃數十本主人每日晨興先掃梧壇並除庭中之荒穢坐卧于梧陰日夕休焉若掃除少懈則介然之頃穀塵蔽庭雜草侵階薑蒿蕿藜之屬延蔓蓊鬱于花木者不可勝除主人懼其然也作長帚短

鋤淨掃而力除之愛養梅桃桐楸踈其間封其下培壅
藥苗而扶植之於是塵氛遠去庭宇蕭灑一庭諸卉條
暢峻茂雨滴而聲淅瀝月到而影婆娑者梧壇之勝也
亭亭相對恍然若侍童立者兩叢梅也楸葉婀娜於雨
露桃梢掩映於墻隈者莫非掃除封植之功也噫雖數
椽之堂十丈之庭爲間不治而荒穢滿前用力掃除而
光彩頓生況吾方寸之地苟無克治存養之功則塵垢
之穢草茅之塞豈特堂與庭而已哉故余於朝夕出入
常自喚主人翁曰無怠無荒除去穢惡勿忘勿助培養
嘉木穢惡去庭宇蕭灑嘉木秀桐梓拱把一日二日念

玆不舍

眞妄辨

家有癡奴性嗜酒醉輒遺失所持俗節之祭墓多飲餕酒負諸銅器而還中路棄其所負而倒于野田間夜久乃覺身在草間而背無所負翌日沿道號哭有人招之出器而與之奴失喜欲狂踴躍來納余不以過飲爲罪因作眞妄辨曰鄭人藏鹿于隍而疑其夢癡奴棄器于野而悔其醉夫疑其夢者以妄而疑眞也悔其醉者以眞而悔妄也由世情觀之則悔其醉者似賢于疑其夢也自達者論之則悔之疑之者俱未免醉夢之境矣夫

鹿也器也人心之所欲得也夢也醉也皆境之所不省也循道詠其事而聞者竊其鹿號野悔其失而村人與其器是其得失俱不係於其人之明暗而人之與之竊之者偶然殊其跡耳恐人之見而覆以蕉悔已之失而號于野其恐其悔雖似真境而其得失之不由已而付諸人則同豈非妄境之允者乎嗟呼世之墮妄境而不悟者豈獨此兩人哉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而循道之詠號野之哭喧閙於宇宙間者何時而已哉吾未知得之者夢耶失之者真耶得之失之無非醉夢之境而彼以得爲喜以失爲悲者豈非可笑歟世

人之貪求妄想者其所欣慼不啻若薪者醉者之爲則
其昏妄不省又落於夢境之夢境矣傍有客曰子以寐
世爲妄境然則何處是真境也卽應之曰子欲知真境
當與惺惺主人喚醒呼寐於无妄不欺之地可也不然
則子與我皆醉夢中人又奚暇笑遺鹿棄器者乎

遊雲門山錄

甲寅九月十九日夜道州伯趙安仲自三足堂走書抵
余曰方與金大丘而靜約遊雲門山今日當宿立巖明
須趕及於立巖共入雲門翌早發行徑踰林峴晡時抵
立巖村前問野人以使君安在則指縣峴紫翠中蟻附

魚貫者曰此使君行也盖兩君相待日晩先我著鞭縣
峴卽雲門寺之前嶺也余雖欲從之馬倦僕疲遂宿于
立巖朴僉正孝仲家此日林峴路上得六言詩二首有
兩君何處相待遥指碧雲村邊之句及見縣峴行塵不
能無介然意遂作一絶嘲兩君曰雲門猿鶴應驚怨莫
遣松間喝道聲到立巖又有詩曰堪恨兩君誇疾走雲
溪先著祖生鞭廿一日朝訪金二之於道淵亭酒三行
又吟一絶曰未必雲門能辨此只携歌舞笑夾堆吟已
遂携主人及孫朴兩生穿多情藪過大川院直投妓淵
卽雲門寺之洞口也兩君出自雲門先在臺上握手相

看喜可知也兩君盛稱雲門之勝誇詡于余余以所吟三絶句嘲之且戲之曰古人有卧遊名山者安知兩君之足目所收不如我獨卧立巖之所得乎陳簡齋詠鄰家檜曰懸知滿地濃陰處不及遙看突兀奇兩君之所誇滿地濃陰也吾之所得遙看突兀奇也兩君揮手曰箬哉子之言乎相與大噱此日之會比丘玉瓮行初在坐別來未十載面改形衰相對不覺悵然傍有援琴而打百分者達城之任應斗也按歌而鼓琵琶者昌山之白景裕也紅袖之彈伽倻琴者一人歌兒之唱黃鸝白日者數人衆賓之列坐而喧譁者道州之諸人也清妓

少年有詩輒寫者安仲之亂也昨到立巖主人出示兩君留題有曰東籬物色應如許身滯江南夢獨歸東籬而靜自號也余賞此句之佳安仲曰何獨此句爲然又有勝於此者即誦一篇曰黃菊丹楓駐馬看夕陽人在小溪灣莫嫌世故驅吾輩猶幸天公借我閒千首詩篇驚鬼膽一聲歌鼓洗儒酸顚狂自是英豪事欹帽歸來興未闌余即次云云夕宿朴昌寧孝伯家主人盛辦殽饍夜久歡叙兩君謂余曰昨於縣峴朴昌寧言與君邀倭接戰事盍詳言之曰甲午歲余負親避地于西枝時臨瀛浦之賊出没于雲門山搶掠諸村余與朴約射截

夜行之賊十月二十五日聞賊方到雲門寺携若干射手伏于妓淵庄上徹夜潛伺賊終不来翌朝两人入寺覘之有僧自山上呼曰賊踰緜峴向薪旨矣即上緜峴望見賊徒殺掠而還約射手伏于緜峴之西南峯余與朴在東北峯賊先鋒見嶺上馬跡直入東北峯揮劒而前吾两人彎弓射之賊伏于屛翳故丸而大木遮隔两間丸與箭俱不相及俄而賊衆悉聚而西南射手同時發聲放丸之賊留守東北餘皆直衝于西南西南射手即皆潰走由是賊氣益張將圍匝吾輩有著紅巾一賊以銃注朴而朴不知余急呼曰賊注丸矣語未畢賊

已放丸煙氣如束屬于朴鬚朴變色而捫其胸余即奮射紅巾者倒地他賊迭入亂放余意朴已中丸而無可如何回顧同伴走者已過半有一少年立朴之後定有走計余彎弓向之曰汝亦棄孝伯而走乎若欲走吾先射汝矣少年即注矢向賊曰吾不敢吾不敢已而賊來益衆朴謂余曰何必浪死即下山馳出三街始見賊丸正中朴胸而丸之未透者只隔一布肥肉之突起者如鳥卵蓋賊亦恇怯注藥不多丸力不勁故朴得以不死豈非命歟此縣峴戰之大槩也兩君皆驚歎壯二早發過西枝驛馬上作詩若序云癸巳夏余在省峴郵時賊

大肆焚掠諸村蕩盡而獨此驛保完奉親避地耕釣于此盡室獲全此日經過宛然如昨而二十餘年之間人事之變有同桑刼遂和淚題詩以寓愴懷云(詩見集中)抵孔巖登絶頂俯見牧牛散放於白石灘邉雞聲出於谷中煙靄間怳然如王維詩所謂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者也而靜問曰此名孔巖取何義余曰以其巖門之如孔也安仲曰君言誤矣此有大孔盍往觀乎即使安仲先導諸人隨之蹣跚於絶壁間者幾百歩安仲指穴口曰吾意巖名之縁此也余於是始知前言之誤豈非亂離中慣踏此地而猶不知有是穴乎登穴上松亭

籍松葉而坐呼酒作樂余得句曰千仞岡頭打百分而靜繼呼曰一聲驚破萬山雲又呼曰天低直欲窺南斗難其對沉吟竟未就日幾午從人有飢色促起下巖直抵東臺安仲先使厨人作飯于村舍一行始朝餐臺下樹面有白上舍見龍柳郡守塗所題詩字多刓缺只有韻字可認遂次其韻安仲誦朴都事善長詩寫于石上薄暮移坐絕壁下雲日倒射淸泉白石上下相映巖壁嵌空響答人聲笙歌之在溪邊者如出半巖中是會安仲年最長而貌最少余則齒脫太半而靜少我一歲而鬚髩盡白金一之亦齒脫安仲嘲我三人作鬢白齒脫孰

勝辨書于石曰齒之脫開口輒露髮之白脫帽方見吾寧髮白不頹齒豁其意全在我也余即反其意亦書于石曰齒之豁便於飲酒髮之白妨於花叢吾寧齒豁不頹髮白盖而靜有所聘故以此戲之一坐皆大笑而已夕陽在山歸意甚忙而靜題絶句云杯面浮黃菊波心蘸碧天笙歌一散後山月在溪邊余次云云余先出騎馬到大川院把火入新驛村雜坐庭中復呼酒盡歡明朝白景裕辭去里有金丁兩老持酒來見朴昌寧金一之亦會余有絶句曰可笑吾儕仙分淺云云而靜贈金丁曰一盤梨栗一壺酒來慰塵中薄遊客爲問朱陳無

乃是厖眉皓首衣冠朴安仲次云人間百歲等浮漚我亦乾坤一過客入山三日出山來最愛仙鄉存大朴而静安仲又各題一絶余皆次之余復贈而静云云俱見集中一行將散金一之請之甚勤即齊赴道淵亭約皆賦詩留別主人而静先賦云峻嶺崇山下羲之後一之雙鵝浮緑水恰似寫經時余繼贈云云而静向自勿村安仲投立巖余亦尾安仲而行同宿于立巖夜話頗穩廿四朝金一之佩酒追至約與安仲更坐風乎亭亭在雅音村三足金公所命名云一之督次而静韻遂贈云云酒闌別安仲一之踰雅音嶺日將昏到博淵亭主人公倚

檻待之廿五被主人留叙廿六始還家自林峴至妓淵自孔巖至風乎三人唱酬幾六七十篇而到家搜出太半遺落吾所作則逐處記得而兩公之詩十無二三故歷叙遊賞之跡錄似兩公兩公亦各以己作逐處書塡可也大抵兩公係官人也余乃老病衰漢也趁此楓菊之節或抽身於簿領或起懶於摧頹得爲物外數日之遊放浪山水之間者豈非平生之一勝事也若吟詠之際或得一句或得全句而未及成篇者則又追綴而足成之別錄于左玆亦戲事之病也然朱晦菴南嶽唱酧未必皆即席之作則今之追綴亦不背於前賢之軌轍

两公其恕之是歲陽月下浣聱漢識

排悶瑣錄

余少欠詩才故不學爲吟詠遭亂以来蕩失書册行旅中收取殘編斷帙始學爲詩作排愁遣悶之計至其遲暮則老病懶廢有時率口信筆未免踏磨驢之故跡然平日亦有一二句見稱於人者而在今觀之殊可一笑盖其眼目稍廣意思亦差進而但時不無和泥帶水之病且念程夫子玩物之戒有時廢吟自失姑記平日見知於人者及他人詩話使覽者一粲

丁亥春以事過草溪滄浪亭題詩云云見集十 明年戊子

薄遊京口有江右友人語余云寗鄉儒有詩人余曰何以知之曰滄浪亭有詩

楊天使渡海時鰲城李相國以接伴使跟隨久滯于南溟有一摠兵官揣知公客久情若使妓之醜者紉針縫綻於左右公終不近題一詩付摠兵曰將軍熟讀圯橋書能料客情如料敵故教纖手懶縫衣欲試先生腸似石柳斯文東立從傍次韻曰平生不讀養生書避色何能如避敵燈前一笑韋羅衣自愧柔腸非鐵石觀此二詩亦可以知人品之高下矣

我國歌詞多以方言綴成音節有難以文字解之者楊

天使自國都還燕時關西路上見耘婦唱歌歌聲甚朗
而未解其語即駐馬招譯官問所歌者何言譯官相顧
無以答李相國某以接伴跟行立談間書示曰昔日苟
如此此身安可持此心化爲絲曲曲皆成結欲解復欲
解不知端到處楊大加嗟賞因解行槖厚賜耘婦而去
所歌之詞雖或有意而苟非贍敏之手豈能作句於倉
卒至使華人解見而嗟賞乎眞所謂華國手段也
林斯文㥦早有能詩聲池翁亦知名一時而父子相繼
即世鵝溪李相國輓詩曰以我交遊懶知君父子間哀
詞那忍續老淚不曾乾一病難隨櫬重泉可奉歡却勝

頑不死頭白戀親顔輓詩之語尚詞華則淡於汝實敘情素則傷於質俚此古今作者之通患也此詩曲盡情事而語意俱到無斧鑿之痕殆非餘子之所可企及也

洪某按嶺南時以乏軍興爲憂聚牛爲屯田計分牛於列邑而撿其肥瘠峻加賞罰安斯文霽晩景守龍宮縣簿書期會之間屢被踈緩之責一日洪巡到本縣視縣之屯牛不養甚於他邑洪怒甚杖其吏人且面責安安避席作氣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今此老物貪戀一縣監迄不舍去牛安得肥哉洪笑而謝之聞者莫不解頤

高提督應陟以有文名　明廟朝臺諫以圓覺寺大鍾棄置無用請破鑄銃筒以備戰用　上以　祖宗時舊物未易輕破爲批適於試院以此爲箋題高以舉子入院製箋其中一句有云　祖宗之可法非一鍾鼓云乎哉諸侯之所寶有三社稷而已矣當時掌試者未免冬烘雖不擢置第一句法之工當不讓於前代大手筆矣

日録 亂中日録散佚只有戊戌日録

戊戌正月初一日丁亥朔朝一寓齋會相賀行酒一巡罷以收募義粮運餉　天兵事晩下山南運粮軍先我到見我不來即還其家待明齊發云○初二日又下山

南爲督發義粮事也遇李禮飭鄭仁者少話還入椹村見吳陜川澐朴居昌廷琓主簿廷璠成參奉亮相議運粮事○初四日訪吳陜川遇李重茂聞賊首淸正與唐將戰數敗將出降云天道好還人事至此東民從此有再生之望 皇朝之恩天地莫量○初七日至爾勿谷遇許弘祖朴齊賢李休復李成範成簡李富春光春及正字柳霽叙話入水口洞訪宋進士學懋器遠其子光宅亦在傍竟夜懸燈措畫盡發之事○初八日與金上舍允諧鳳儀金士粹分向水村訪諸友至崔德祐家聞唐師解圍退次月城云前日所聞皆妄傳憤歎何極入州見

牧伯問之果然李叅謀汝唯鄭察訪而敬亦在坐相對
咄咄酒數巡罷出歷訪大浦李僉知 範而還○初十
日下廣巖見前兵使金應瑞論時事○十一日入州見
新兵使鄭起龍遇李天培宋光啓曺器哉同話曺次邁
乃是新知而殷勤若舊識以素相聞名也○夜夢上瑤
臺有詩云風暖瑤臺別樣春桃花李蘂四字而已未畢
而覺即踵之曰一般新將身忽入三清界今我殊非昔
日身○十二日路遇昌原官吏介生備聞昌邑遭亂以
來子遺餘民皆不聊生極可矜惻朴喜生訪李光春在
柳士華家邀余同宿朴弘貞亦至話至夜分書帖送鄭

兵使爲昌原民招集事也○十四日夜有感作詩曰自
爇松明到夜深却將蓍草筮升沉窮通自古皆由命君
子行違易上尋○二十三日金海守李汝恬贈一老馬
猶可代步爲幸○二十四日以事往河濱訪鄭銑鄭鏞
歷入玅洞訪朴僉知不遇與朴忠胤崔斗雲都聖俞共
觀松溪懸吐韓文○二十七日往花路訪加德僉使崔
堈判事李應星崔墳崔均同話而別
二月初七日渡伽川及窟峴聞賊夜襲安林午入棘田
殺掠不可勝計逃亂士女顛沛匍匐遍于山野即蒼黃
馳還與金允諧金士粹裴仲約李晦可議避地遂定之計

向湖西○初八日允諧仲約晦可先發士粹及張善由
柳秀弘與余同發李得龜李山壽李成節來別暮至酉
谷器𢦏寓上舍等先至迎喜宋君沃許國柱曹以坤以
觀來見○初九日歷訪朴應教而章朴亦以十五發行
云○十一日過金泉入忠清界登途五日始就一日程
可謂遲遲吾行也路過宋學懋宋亦卜地來也○十五
日遭雨留永同允諧吟一絶云身際干戈客路遥行裝
還似過楓橋請君莫用窮途哭應有江山待我曹余亦
忘拙而次之見集十八日至沃川真藥驛逢牙山人元
夢賢金德明金質民細聞牙山事夢賢弟夢吉家在大

覺村許以借居其意可感○十九日踰陶峴向牙山脚部頓憊寸寸運步過洪州人田蓄自元帥所來言賊焚蕩星州上枝殺掠甚多朴僉知忠後家亦罹其禍云驚慘不可言頃年以來嶺南人士疲於奔竄多寄寓湖西而且聞新昌溫陽等地地僻土饒可以棲住故吾輩幸勤跋涉將向其處待定居之後以爲移奉兩親之計而前頭人事又未可卜奈何奈何暮投宋村村以宋爲名者以宋氏家盛居也○二十四日至正右山村居士大吳宗範宗言吳鉉及京人金溢柳瑜迎話金公長者前尙州牧金澥之從昆弟也又與襄陽智素善聞其謝世

嗟悼不已宗吉邀至其家饋酒因聞時事諸奇○二十
五日過蕪歧東伊村入崔洁家洁出酒款待且贈三斗
稻以備行粮可謂富而好義者也○三十日主人出饋
酒饌始覺今日是寒食也節序上壠傭丐盡然獨我輩
羈旅他鄉瞻望庭闈又思先壠中情如割
三月初三日與一行發出過魂巖踰狐嶺度廣坪路遇
唐兵數三輩問吾遠來之故少無攘奪之志前所聞者
果過傳也至豊瑞村村居士夫徑出迎之至李演家止
宿聞南奇賊營益熾我居靡定戀親思鄉心緒錯裂○
初四日與士粹春孫上子隱橋遇雨入貢稅洞尋崔洵

尹廷顯聞南洞衆草有裕而土地不膏金谷則近溫陽郡市流人謀食甚便且土廣云○初九日發向溫陽寓木洞李宗彦家宗彦天安人而丈士也從容叙話款待甚厚虗外室以處之且見其二子應生貴生正子羕詩所謂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者也○初十日與晦可士粹舉室同發移寓于牙山李兵使世豪金谷田舍兵使乃蔚山裵公允鼎之壻而於吾爲戚從妹夫聞吾寄住卽来訪借田舍及耕地極可感章火餘屋宇只有數間一行從徒皆有不滿之意然旣爲瑣旅自當隨遇而安奈何○十一日訪李思道

李公鐵城人與余有戚誼姜琭山鳳壽李公之妹夫也出迎同話留饋夕飯見待款厚傾盖而故非虛語也○十八日李佰李時說来訪時說時稷之再從也如見元宵爲之悵然○二十日李恩道姜鳳壽永壽興慶昌慶李察訪鐵幹孟主簿惟精直長惟明通判惟吉申主簿涉姜滄王德裕等出文告洞中收送米斗周急之義可感○二十二日張益奎金孝成金壽朋金應祥自嶺南来聞李汝濩捐世朴齊賢除　王子師傅一日中悲喜交并

四月初一日姜琭山還其子来邀遂與晦甫士粹往赴

之飲酒賦詩玠山有詩曰白石清溪六七曲黃冠野服
兩三人提壺不是耽歡樂爲向殘花餞暮春句法圓熟
可喜翌日又坐溪亭談說古今且以詩話姜老可謂長
於詩者也○初七日牙山路中遇宣傳官李吉元驚喜
不可言因與入縣穩叙聞都事金九鼎在館就訪之都
事榮川人與余有舊金侍直達孝亦至三人鼎坐談話
不覺夜深矣○十日歷見溫井經亂之餘人民皆非而
石欄依舊感舊傷今爲懷如何
五月初二日李佰來訪同入紫霞洞泉清石滑景致奇
絶或漱或濯逍遙竟日晡後山雨微作促杖下來○禮

山倅盧伋來訪○初九日歷入洪州蘆隱洞訪朴判官
思齊朴亦流寓於此爲有姓親也握手歡叙酒數巡辭
出見防禦使朴名賢爲其舊城主也暫話而別直至州
城時洪丈可臣爲牧伯頃在丙申與防禦朴公討平李
夢鶴勳名籍甚聞吾至即迎入款待情禮俱到以余流
寓饋贐頗厚可感○二十日發行向春陽○二十八日
到春陽經年曠省親候俱安欣慰曷極
六月初三日寄簡于惟政○十八日聞賊入永川慶山
境唐將秘關上京又聞唐將高某中丸而死云醜虜陸
梁迄今未已痛甚痛甚○二十五日發向湖西盖以金

谷新寓之餘旅㥘蕭條移奉既無計又不可以久留故也拜辭出門五内如焚

七月初六日到寓所同寓皆會叙行役勞苦○十二日與諸益遊過鴈寺浴椒泉○十三日士粹作國難思良相賦牲初製策余偶題一絶曰青山斜日獨来尋竹屋荆扉鋅荔陰客去小軒碁子靜夜𢡖松籟一張琴○十四日善山人黄河潤来訪黄錞之族人也與安仁老李希舟方寓公州云河潤兄河澄文察訪之壻也聞察訪之子瑞日已逝文家只有此子今亡矣可憫○十五日此日中元也客中時序如水東逝春而夏夏而秋矣幾

何而不歲且窮也不辰之歎尚寐無吪一寓中酒食稍
豊黃昏同寓諸益露坐行酒數巡罷○延風守呂應祿
及朴玹来訪呂字成之朴字伯售○十六日過金智驛聞里人李
德之病死其子斷指出血飲之而甦事已上 聞云彼
乃村巷間凡民而誠孝所感至於如此欽歎欽歎○二
十日早朝一寓齊出耕地種菜或耕或播或坐或息且
復吟詩以暢幽懷筋力雖憊有同隱遯者事緬思古人
谷口之鋤鹿門之耘亦如是耶今日乃吾生朝同寓皆
具酒殽来會情意可感而但客地僑寓定省久曠戀親
之意此日彌切○二十一日家奴自劉綎陣所還言軍

容壯嚴亦有楚猿及駱駝猿能焚敵陣駝能載運也○
聞方伯入郡與余有舊卽往見之眷厚之意周恤之誼
迥出尋常自顧樗散何以得此可感又可愧
八月十二日聞賊數百見殲於茂朱地云○十五日日
月易邁忽已中秋因思去年此日旅次曾谷今年此日
寄寓金谷風蓬人事歲歲如此不知明年又在何處痛
歎痛歎○二十一日黃會元自嶺南來傳妻母舍世不
勝痛悼○二十五日聞賊酋秀吉斃於七月初四日故
賊兵稍稍亡歸云聞極痛快而此等之說雖屢有之終
歸虛傳今者此語又未知如何耳

九月初六日夢與鄭景任穩話覺来不勝悵然○十一
日前大司成黃公暹執義權公春蘭以 天兵募粮事
通文来到二公是嶺南人余雖在寓義不可以不應遂
與姪初徃赴士林會薦姜琭山郭進士出文招集境内
士子相議措置只得若干斛可歎○十二日親自牽牛
牧於善餘舊基荒蕪連空罷鼠號鳴因想故園遺址亦
必類此言念及此可堪噫欝○十三日徃李思道家借
聯芳集及鐵城李氏譜来○十七日夢侍 主上從容
經席終夜不已草莽之臣涓埃報蔑夢被殊遇感涕徒
零玆用識之○二十四日有人自湖南来言曳橋賊陣

勢甚堅攻之不易且北賊稱以祭其先祖健墓来踏
境此虜狡猾恐他日大爲國家之患極可驚慮也○二
十七日以事至新昌歷訪咸安人趙光先鄭天祐金漑
趙中立與之款語路遇自嶺來人聞　天兵及我軍圍
賊有日及到温陽與高山立相遇於馬上亦言曳橋賊
見破於　天兵及我軍賊勢甚挫云天心悔禍自今始
也喜不可言
十月初四日聞西厓柳相公爲羣小所構誣將見斥罷
云公當龍蛇之亂爲國宗臣盡瘁　王室謀猷規畫忠
勤貞亮當世無比而今乃至此誠如是也國無人焉

王誰與爲國又聞 天朝以我通信於倭奴有詰責之
語云南賊未退 上朝有譴小邦惶蹙有不可言不知
吾東何時太平痛歎○初七日訪姜遇文應文餘慶遇
李芳詰芳乃姜龍壽新壻咸安趙丈宗道戚從也問吾
以巴山事情轉殷勤還寓裴仲約之子剋自嶺南来始
知妻母謝世之報黃會元誤傳也因留剋而宿聞嶺奇
某也生某也死某移卜於某地某仍寓於某邑某事如
舊某事非昔賊勢摧挫我軍乘勝晉賊退次於泗川唐
師進軍於晉陽合道歡聲已騰萬口揚經理且進兵泗
川亦可見泗賊之亦退也一日之内旣聞妻母之無恙

又聞賊奴之敗北今日所得亂離後第一好消息也家
人自聞訃後每月朔望擧奠自今日始廢奠○二十一
日傳盡曳橋賊陣形勢圖爲見攻守機也○二十四日
就李察訪精舍終日穩話晴牕淨几相對吐肝心神歸
定若脫塵臼此所謂一日清閒一日仙者也因就申主
簿第諸益滿座斯須日云暮矣○二十八日聞 皇朝
主事丁應泰誣劾楊經理掩敗爲功欺慢朝廷又誣奏
我國引倭入寇 上憤怒不視事者屢日擧朝遑遑罔
知攸措云噫以我 聖上三十年事大之意乃有此誣
臣子之心憤惋曷極遂下姜從事鳳壽家約會李宗彥

黃浹申東秀孫夢說朴光前金鎰李鐵幹姜興慶姜得
璜議呈文邢軍門以明　主上被誣事
十一月初一日往赴松亭欲更議呈文事邑中士子来
會者纔十餘人率皆晩到可歎○初三日與性初往長
命見方伯終日穩叙凡百時事及傍近守令賢否皆入
於論說中又於燈下入夜打話見邸報知鄭寒岡先生
陞嘉善不勝爲吾道幸○二十四日聞曳橋賊玄蘇平
行長等已出乘舟劉綎陣入據曳橋舟師擊其後破三
十餘艘泗川賊沈安道焚壘泛海蔚山賊淸正亦撤兵
渡海云雖曰好消息如此語前此多有之恐又如前也

○二十八日聞統制使李舜臣與賊戰中丸而逝諸帥
死者亦六十餘人賊之留屯二南者皆撤兵渡海狀聞
昨日上京云喜幸何極但恨不至隻輪不返而終使爲
國長城之一大將遽至不幸痛歎
十二月初三日李芳自都元帥所来槩言戰所死事者
統制使李舜臣興陽縣監高德章加里浦僉使李英男
及樂安郡守咸平縣監巨濟縣令梨津權管舒川萬户
慶尚右水營虞候並失其姓名　州牧使南維全羅右
水使安衛中丸時不死云又咸安人趙英漢丁酉八月
在黃石山城被擄入日本今年八月離日本泊于曳橋

以日本所聞見達唐將及李統制云秀吉以七月死有
三國曾爲秀吉所呑幷其中一國怨毒最深以是屠掠
秀吉境吉子在襁褓莫知攸措其下送書于清正沈安
道平行長玄蘇等云內變猝急可速撤歸以救國亂云
故釜山賊清正及金海賊十一月十二日發出渡海而
沈安道兵爲李統制所擊盡殲於水上得脫者一二艘
安道被擒於慶尚右水使李藎臣此十一月十八日事
也順天賊平行長玄蘇十一月十九日亦逃遁渡海南
邉賊警一時廓掃云秀吉之稔惡已久天心悔禍身死
未泠變亂中作聞極痛快○下書堂姜善伯諸人咸集

相賀賊報且令學徒製古風諸公請余教授余辭之欲以性初晦可爲師僉意皆然遂使晦可宿食於書堂性初往來于棧橋書堂○初九日放大赦以誕元孫也○十三日訪忠州牧金命胤於金灘自周柳至金灘皆昔所經行處也舊時人居蕩然無存敗垣遺墟蓬蒿滿目客懷不勝悽然遇金伯胤魚夢龍鄭繼元柳惟寅同話○十六日下青龍村訪姜希望柳惟精遭亂以後一未見面今來七年始得相遇鄉井故舊盡歸泉下只餘兩老免死他鄉萬里邂逅幸逢感懷如何歷訪朴潤身安仁老而歸○三十日此日歲除也流寓年年客中過歲

默坐思之不堪嗚咽定省之曠今已幾月闕掃先塋七
年于玆其爲人子者可不爲之愴感乎拭淚南望雲天
一涯啾啾此身何日言旋顧瞻歔欷滿目悽然誰知我
懷惟此同寓
己亥正月初一日黃會元来訪○夜夢與鄭景任話又
得刀子一柄○初三日下書堂洞中諸益皆會酒餠雜
進使學徒製詩分曺集句盡歡而罷○初七日聞徐科
道明當至天安以辨誣上書事與性初同往天安蓋以
田夫書我等名字且以製呈文屬余辭不獲已遂搆呈
文草 文逸不收 至木洞見黃湜鄭希益鄭檣金應會至機橋

書堂與趙之柔李汝載柳思正李緯話聞李濤除清州
牧使可喜○初八日至天安科道之行昨昏入今早已
發而儒生輩亦無至者未得呈文可歎○二十二日士
粹自德鄉來聞呈文事尚此遲延可歎○柳景宜贈硯
豊川石也石品頗佳而但差大不宜於行橐耳○二十
五日與性初至木洞訪李宗彦問呈文事李云昨始呈
文徐給事見其文多嘉奬語且云入草室自焚寧有是
理山虎入村自傷其身所謂草室指我國也自傷者指
丁主事也辨誣呈文於是有光殊極爲幸
二月初七日有詠懷一絶見集中○十五日聞唐將劉綎

誣奏以自去倭賊爲勦滅而陳給事則以實奏達 皇
上大怒勑還大軍云○二十一日公州牧呂裕吉以書
要我懇懇之意溢於言表可感○二十三日發向公州
○二十五日至公州牧伯以餞唐將之行方在江上將
暮牧伯至直入舘所歡迎叙話○二十六日携酒登江
臺絲竹粉黛畢至坐客朴澄李義生李蔓呂復吉祖吉
趙相禹相湯呂晩呂碩賓也主人判官呂應周也兵戈
之餘有此勝會一則可喜一則可慨日暮還舘
三月初一日別牧伯呂祖吉齎酒送行情甚殷勤可感
○十二日此日寒食也各以所辦奠先而罷吾有詩云

云見集中性初次曰 髮白頻携鏡愁多強把杯惆悵淸明節年年客裏回又李晦可末聯寓追慕之誠云不踏城南路空煩一夢回吾又題一絶云一樽誰共醉坐鶴隅紅霞所寓地有紫霞洞故及之性初步韻曰雲隅三淸殿春深八桂花羽衣歸去後誰與共餐霞○十九日至棧橋書堂聞京奇李相公恒福以辨誣使陳奏 皇朝快蒙伸雪主事丁應泰斥罷云我國得覩天日之皎然可謂 天監孔昭○二十一日留別諸寓發向春陽○二十七日到春陽經年僑寓定省久曠承歡膝下始有今日欣慰之極繼之以嗚咽洞中諸公皆來見余贈詩

曰春陽縣裏遇春陽村酒農談也不妨莫道經年爲客
苦承歡今日即吾鄉

聱漢先生文集卷之四

聱漢先生年譜

皇明世宗皇帝嘉靖三十八年明宗大王十四年己未七月二十日先生生于密陽府治東龍城里第先生之先系出新羅大樹部與德王世有諱順以孝著聞即鼻祖也高麗時有諱兢訓以功封廣理君廣理即密陽古號仍貫籍其後有諱贇以政堂文學封密城君子孫仍居焉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二歲

四十年辛酉先生三歲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四歲○先生慧悟異常總通言語便解文字誦亢甲人皆異之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五歲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六歲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一七歲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八歲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先生九歲

二年王元年宣祖大戊辰先生十歲始入學考生員公以先生幼悟憐其早成是歲方許入學

三年己巳先生十一歲

四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五年辛未先生十三歲

六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先生十五歲隨鄉士入官閣講小

學及四書先生容儀端重應對如成人講論疑義無所滯礙府伯及鄉士皆聳異屬目焉

二年甲戌先生十六歲○先生天姿既穎發德器已成就而生貟公不以一子弛教督之方

三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四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五年丁丑先生十九歲○先生始弱冠而已淹貫百家乃曰學不可以務博遂專心經訓服膺講究

自是學業日進詞藻亦蔚然矣

六年戊寅先生二十歲聘夫人龍城宋氏處士肆女遊佔畢書院

鄉先生李謹齋慶弘與先生同閈先生自童丱時多往来講問先生祭李公文云佔畢院中講神明書拱宸館裏討陽復圖云

七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讀論語沉潛研究至忘寢食

八年庚辰 先生二十二歲 聞成芙蓉安義爲人構誣馳往昌寧

按宣敎公家狀云成公爲兇徒所搆誣重罹反坐之律人皆畏彼威勢莫敢出口先生在韋布時聞卽馳往獨自辨證竟致成公脫禍兇人伏辜

九年辛巳 先生二十三歲

十年壬午 先生二十四歲

十一年癸未 先生二十五歲○先生旁治擧業而於性理諸書著工尤邃嘗曰百家語吾未嘗不讀亦未嘗不喜爲學之要當以經訓爲先遂潛心體[illegible]孜孜不怠造詣精深文辭典贍

十二年甲申 先生二十六歲 秋赴鄕解居魁又魁別試初試

十三年乙酉 先生二十七歲 春中進士會試三等

十四年丙戌 先生二十八歲

十五年丁亥 先生二十九歲 與盧公 盖邦 讀書于載藥山 盧公同邑人與先生素善平居以忠孝相勉至是俱入山寺結楔同研切磋講磨明年與盧公俱登第○後盧公以東萊教授當壬辰之亂抱聖廟位版伏節而死事 聞贈都承旨享忠烈祠 秋中式年東堂試

十六年戊子 先生三十歲 三月及第出身

十七年己丑 先生三十一歲 拜星州學教授 按先生集中有星山愴懷詩末聯云最是廣文長辭地夕陽荒草正離離先生自註余登第之翌年學教授云而兵燹之餘重經家火文籍皆入於煨燼故先生前後階資職牒無一全存自後逐年只書本職○又按高杜谷集中有贈孫正字某詩而先生之除正字未知的在何年故今亦不敢書

十八年庚寅 先生三十二歲 執贄往拜寒岡鄭先生 先生夙有求道之志

時在州學遂往拜鄭先生自後辨難疑義書牘頻繁

十九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秋自星州歸

二十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四月倭寇大至奉兩親避亂于虎踞山時倭寇猝至沿邊列邑連被陷没先生以單子一身扶奉兩親轉輾山谷屢經艱險而奉養之節未嘗匱乏倡設義陣于虎踞山下石洞村先生痛念國事以恩義之難於兩全憂形于色生員公知之有勿以我在而任汝盡忠之教先生遂與鄉居進士李慶承諸公召募鄉兵爲倡義舉時府使朴晉領兵來住于此先生曰與之合軍遮截于鵲院及朴公陞兵使遂間道赴忘憂郭公再祐陣中未幾先生亦除省峴察訪語在察州誌除省峴道察訪時倭警日急列邑糜潰先生便道赴任招集鄉卒辦置馹騎措晝有方○按李竇巖璣玉日記曰先生壬辰遇重陽有詩云黃花似著傷時淚白酒還爲罕世祥其傷時憂國之意溢於言表又按南克寬夢囈集亦載此句曰孫

景錫詩錫字乃徵字之誤世所傳只一聯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奉兩親移寓於清道西枝驛村在郡東巖阻幽僻可避亂且近於省峴便於省覲故移寓焉見栢巖金公玏於安東時金公以安集使在安東招見列邑守宰先生亦往焉訪李蒼石埈○時李公在衰經中以復讐起來安東故先生就吊焉聞平壤捷音與申梧峯之悌作詩志喜天將李如松擊破平壤賊捷書始至先生時在盈德聞之有志喜詩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十月以都會試官往慶州○伏兵于綿峴邀賊射殺之時臨瀛浦之賊出沒于雲門山搶掠閭里先生約朴公慶傳伏射手于綿峴射殺紅巾賊酋賊遂走歸不敢復出山下諸村賴而獲安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陞拜新寧縣監縣當嶺路倭寇充斥民累年不

得耕作先生撫摩瘡痍招集流民接待天將兵募義粮軍國庶事應接無滯○摠兵吳惟忠嘗駐師于縣

境見先生治民調兵綽有方便而紀律嚴明大加稱賞曰循吏有將帥才李蒼石來訪李公

時爲吏傷都事與張上舍孫元鄭公之僑到縣阻雨留三日各題短律爲同話錄先生詩曰行李皇華貴

交情縣宰深云云見集中奉兩親移寓于慶州之慈仁縣○夏以

天將支待官留晩悟堂堂鄉先生李綾城聃龍別業也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正月謁完平李相公元翼論兵

事李公以體察使開府于星州八莒縣招見八公山下守令以爲修築山城之計先生謁見於幕府李

公器重之即令先生與山底守令及僧將惟政監董城役而列邑粮餉及軍倉之役皆令先生管之二

月與防禦使權應銖相視八公山城址城在八公山上峯匡谷懸

危峻絶難攀天險形勝甲于諸城先生以體府令與義興縣監李公大期從權公入山城歷觀城址三

月率縣民作粮倉于山城之東門内○秋與李蒼石

遊内延山 蒼石以都事者史傷于清河眞孫上舍曄崔上舍興國同遊内延先生詺牒至此遂

追到寶鏡寺有唱酧詩見集中

二十五年丁酉 先生三十九歲 鄭愚伏 經世 来訪 鄭公時爲御史訪先生于山城寓舍先生贈之以詩有㕔間雪錫光猶閃醉倚公山第一峯之句 九月自山城還

作公山誌 是年四月倭寇再猘體相再董城役令僧將惟政築之又發兩湖僧軍赴之時方伯

李甚先入家眷于城中督諸守令俱入於是先生與
義城縣令呂大老青松府使朴惟仁義興縣監李大
期河陽縣監文貫道慶山縣令趙亨道携家同入先
生寓於東門内督運安東以上粮餉以實之又與慶
州府尹朴毅長蔚山郡守金太虛永川郡守洪季男
防禦使權應銖從事官申之悌並爲出戰入守之計
方伯偏性自用諸守宰莫不離心及八莒之戰方伯
違衆獨出旋即敗北先生與義僧將惟政戰于玲泉

多所殺獲及方伯棄城三四守令以零兵弱卒獨守空城無計可施即各還官所先生作公山志以寓忠憤

哭洪將軍 季男○洪公驍勇有膽畧誤墜馬傷瘡卒於永川任所先生作輓詩以悼惜之

遞任 先生爲政三載至誠撫摩惠化大行及歸孑遺之民猶立石頌惠焉

奉兩親移寓安東之春陽縣 時倭警連年下邑無乾淨地先生扶挈兩親轉輾移寓聞春陽在太白山中土饒地僻兵火不到遂移奉兩親于此

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四十歲

正月以督發義粮事往山南村 按日錄以督發義粮事下山南村見吳竹牖澐朴居昌廷琥主簿廷璠與之相識歷訪宋進士遠器竟夜懸燈措畫畫粮之事○按山南即星山地也先生之在星山必有事故而亂中日錄今不全存故無所考

三月避地入温陽 時兵火之餘嶺南列邑偏被其害烟火蕭然無復生意而賊鋒又猝迫先生聞温陽新邑等地土沃可居即與從弟起命金上舍鳳儀李光暹金士粹諸人携挈家眷辛勤跋

歩至温陽金谷村待究居後爲移奉兩親之計○日
録云一寓齋出或耕或播有同隱遯者事緬思古人
谷口之鋤鹿門之耘亦若是耶 五月以事過洪州見牧使洪晩全 可
曰 ○省親于春陽○九月赴温陽士林會 前大司成黃公暹前
執義權公春蘭以天兵餽餉事募粟于湖西通文來
到先生雖在寓以二公是嶺南人且義不可以不應
遂與從弟起命往赴之鷹邑居前珍山郡
守姜鳳壽出文通境内士林相議措置 哭李松巖
曾○先生與李公從遊亂中相
厚善至是聞其捐世甚痛惜焉 十月聞西厓柳相公
見罷 柳公當壬癸之亂爲國宗臣盡瘁王室謀猷規
畫忠勤貞亮當世罕比而一朝見斥於群小誠
如是國無人焉 王誰與爲國痛歎痛歎又有
詩曰謨猷未退門庭寇攻擊多摧柱石良云云 十一
月聞李統制 舜臣 與賊水戰中丸而逝諸賊撤兵遁
歸 李公與賊戰于露梁大破之忽中丸而逝諸將死
者六十餘人又咸安人趙英漢丁酉在黃石彼擄

入日本今年八月遁歸泊曳橋以文字達唐將及我國云秀吉以七月死國内大亂諸賊一時渡海秀吉稔惡已久身死未於變亂中作聞極痛快但恨不至隻輪不返而使為國長城之一大將遽至不幸痛惜痛惜詳見日錄

與邑中士子議呈文邢軍門事主事丁應泰誣劾揚經理掩敗爲功欺瞞朝廷又誣奏我國引倭入寇造語極陰慘 上憤怒不視事者累日舉朝遑遑罔知攸措先生聞之憤惋與邑中士子相議呈文于邢軍門以明 主上被誣事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

正月製辨誣文呈于徐科道徐見呈文云入草室自焚寧有是理山虎入村自傷其身所謂草室者指我國也自傷者指丁主事也文遂不收語在日錄

三月撤還于春陽先生以湖西絶遠家鄉客地僑寓定省久曠至是撤歸春陽有經年為客承歡今日之句

與呂鑑湖大老遊覺華寺呂公亦避地春陽與先生同遊此寺有唱和詩及贈別詩

送李蒼石赴丹陽任所有送別詩云丹

陽山水郡二樂有名樓近作天兵路多貽地主憂 六月佐幕于江右 先生集中有己亥六月以幕客在江右云 與李雲嶽 涵 泛舟遊固城之南浦○成芙蓉 安義 李雲嶽李雪壑 大期 來訪 成公與二李公同訪先生贈詩有四人心莫逆千載首同回之句 奉兩親移寓于義興之岳溪

二十八年庚子 先生四十三歲 正月以事見韓巡相 浚謙○韓公嘗構達城營舍屬先生作上樑文至是先生以事入見韓公深加敬重待以客禮 讀易于寓舍 先生當八年兵戈之際沉滯下邑寄寓他鄉軍務倥偬世故纏縛而常以一部周易及魯論自隨至是卜居于岳溪夙夜不懈研窮微奧有讀易吟次趙耻齋韻有四十年非今始知世間何物亂空花等句 作岳溪洞憲序 先生居岳溪喜其風俗淳朴嘗與里中父老遊社亭依藍田約條作洞憲為文序之 赴李忠州先後慶席 李公仲胤民嵗爲注書李胤民㝡新登第設恩榮宴以書要先

生先生往焉有賀詩赴拜成均館典籍兼中學教授赴朝自沈
金以來論議遂歧轉輾層激有互相排戛之漸先生聞之憂歎至是黽勉赴朝有詩云回首通津風浪
惡誰知師席是清班遇成芙蓉于可興旅店先生憂歎時事贈詩云君向清朝問
誰能息戢爭見柏巖金公于京邸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正月人日遊龍山江時朝著攜貳風色日
惡先生自知不能與世俯仰常有林壑之志故有贈李仁甫詩云浮雲萬事君休說會把漁竿釣虎溪句
除慶州教授兼提督官時新經大亂故都文物蕩然聖廟堂廡並入煨燼李公時
發時爲本府尹重修聖廟及先生領教事屬先生作上樑文仍監董其役工既訖先生率諸生列植松其
旁日與邑中子弟講論于是一境興起儒風大振至今慶之人指其樹而寄慕焉語在東京誌謁玉
山書院○往拜芝山曹先生○奉兩親移寓于大丘

之解顔

三十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拜蔚州判官赴任○作栴岸堂蔚州舊無通判 世宗十九年暫設還罷遂降為郡壬辰之亂以郡人奮於討賊特陞為都護府節度使兼之又設通判以貳之而視事之地偪側隘陋衙仕日稀吏民怠慢先生謀於州之父老構小屋以為聽事之所取韓文公藍田縣丞廳記之語名之曰栴岸堂作記以識之○裴參知大維與先生善後繼先生為通判問以舊令尹之政先生舉栴岸堂記告之裴公到府即訪之堂已灰燼惟記文在耳裴公深加敬服重構栴岸堂揭先生文于楣問而跋其後

謁漢陰李相公德馨○李公以體察使巡到嶺南先生往謁焉李公一見器異之又見先生次嶺南樓詩大加稱賞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正月移拜永川郡守先生在蔚州以興學化俗為先務傾俸賑民招集流亡居官一年治化大著漢陰李公還朝啓薦有曰蔚州判官孫某才兼

文武政善民牧治聲藉甚冠于一時遂有是命語載蔚州名宦錄 往拜芝山曺先生

○作風神說 永之俗有仲春靈騰之戲巫風也士女雜遝褻積不可禁先生作風神說貽芝山曺先生首揭朱夫子玉通廟之語自是淫俗漸革 往拜寒岡先生于仙槎菴 鄭先生自洛皐泝流而上訪徐樂齋于仙槎坐中各以七言律識其盛事先生亦次之有云春風浩浩吹虛榻玉色陽陽映碧潭又風塵未遇堯階舞江漢何妨禹穴探 以事罷遞 先生家本寒素累典郡邑澹泊如私居曰民方塗炭肥甘不下咽也縱供滫瀡之外未嘗以一毫自累所至有冰蘗聲及還行李蕭然人不知為官人焉 十月丁生員公憂 先生亂離之餘僑寓他鄉而遂終諸節一遵文公家禮

三十二年甲辰 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權暦生員公于慶山城北之原 先生皇皇乎占穴而未得所宜後又占一穴於慶山縣城西南之原亦見沮於人先生哀痛奔

走以至毛髮早凋牙齒盡脫見者莫不憂其難保至是禮月已過不得已從洪公禹功借其家後地遂權厝焉

撤還竹院舊居 先生先塋皆在密陽自生負公在世時已有還鄉之意而遷就未果奄遭鉅創先生以是為恨遂撤歸故庄以謀返葬○時兵燹之後蓬蒿滿目原野膏沃盡成閒田或勸以時營墾為後計先生瞪視曰刼火餘經其將利人之死乎遠近失所流民輒客庇之助其耕稼鄉里傳作美談

秋改葬生負公于密陽府北春福之原 先生以葬非其地日夜為憂遂與術士杜思忠及沙門性智卜定幽宅于春福山行緬禮

書退溪先生喪祭禮說 問目先生喪祭遵用家禮又以退溪先生喪祭禮說問目彙分便於考閱讀禮之暇躬自繕寫以為律身刑家之則今藏于家

三十三年乙巳 先生四十七歲

書喪祭問目稟于寒岡先生 寒岡先生遺先生書有謬問小冊至今未奉報當因便拜謝云稟帖及答問在巾衍中重經家火今不存

與

芝山先生書論喪禮書(逸不收安五休玥所撰家禮附賛載芝山答先生書而只有論禫而纖一條)七月夫人宋氏卒(葬于府北龍駕之原)十二月服闋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重修佔畢書院復奉安金先生位版(自壬癸以来密邑為賊路之衝學校蕩為灰燼佔畢書院在於德城祀享久廢位版迄未奉安是年春先生倡議與河鯤朴宗閔孫誤命朴安世孫起後柳光胤朴壽春柳震榦李璽金翼等發文通諭境内及秋遂修繕院宇還安位版以復院規援書請助于鄰邑守宰之舊相識者以供兩丁享禮之費募置院隷自是境内士子始有依歸之所)作佔畢齋先生辨誣文(時有一種議論起自鄰邑以爲畢齋不當在名賢之列至以建院尊崇爲不可又於亂後聖廟位版權安於書院廝輩倡言曰先聖之靈其冝安於金某之室云先生憤怪兒之誣蔑先輩作文以辨之畧曰吾東方道學宗派發源於圃隱而佔畢齋得其傳焉寒暄一蠹皆師承於佔畢者百世無異議矣程子有言君子之於人當於

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况生於百載之下而尚論先賢於百載之上者乃敢求有過於無過中乎此殆未免背義傷敎之歸余不得不辨焉文成遍諭諸邑自是浮議遂息○迂拙子朴公漢柱畢齋之門人也清風直節卓絶當世與寒暄一蠹同被甲子之禍松溪處士申公季誠朴松堂之門人也與曺南冥爲友行誼之高造詣之深時人鮮有知者先生嘗欲以兩賢躋享于佔畢院而僉議多有異同先生爲文通諭一鄕畧曰吾州自羅麗迄我朝取高科登顯仕者相望而出然至於道學文章粹然一出於正表儀當時山斗後世者惟我佔畢先生一人而已在當日見而知之者迂拙子也至後世聞而知之者申松溪也佔畢齋禍及泉壤迂拙子死非其命兩先生之禍雖不足爲大名之齒損而遺風餘韻之日星于鄕里者不能不索然於人心消沮之餘此則天也數也而不但爲鄕里之大不幸而已是以雖以松溪之才之學一生韜晦遯世无悶不過爲隱君子而已則他尚何說哉云云

通諭金海新山

書院論申松溪躋享事

頃年江右諸生上疏請以申松溪入享新山特蒙允旨

而士論頗有異同久未行躋享之禮先生聞之使院儒通諭于新山松溪終以躋享十月丁母
夫人辛氏憂○十二月葬母夫人于生員公墓左先生荐遭大故年已向衰而居憂致毁一如前喪未嘗一日釋衰經鄉里莫不感歎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五十歲二月 宣祖大王昇遐○十二
月服闋先生孺慕彌切每日晨拜家廟臨祭必前期齊沐粢盛器皿躬眡滌濯至末年不少衰

三十七年光海君元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製伸辨晦齋先生請從
祀文廟疏自宣廟初年館學儒生屢以寒暄以下五賢請從祀文廟而以事體重大久未蒙允至是湖南儒生等上章詆斥李文元公嶺中士論將抗疏辨明先生代士林構疏聘夫人
羽溪李氏僉知中樞府事孝麟之女李艮齋德弘之甥與鄭愚伏經世講

朱子書節要退溪先生所編輯也先生嘗讀而悅之至是先生方寓居京邸與鄭公講論彌月研究微義以相警發及鄭公以冬至使赴京先生以詩贈之曰昔年曾讀聽翁書見日真同壁裏魚旅榻豈知承雅款法門還愧許廣踈一言提耳開蒙吝三夏低頭費卷舒薊路風霜衾似鐵臨歧相送意何如 李蒼石來訪○作急難圖說李月澗㙉蒼石之兄也壬辰之亂倭寇商山一日賊猝至而蒼石患疾倒地月澗負走上山獲免至是蒼石官京師邀畫師作急難圖要諸公識其事先生作說以贈之 崔訒齋晛來訪○曺顧齋友仁來訪○訪李五峯好閔○李公嶺南人素聞先生名一見甚敬重之先生作詩二章以贈之九月以大祝祭纛神移安祭有詩曰光化門前野草秋祠臣猶奉舊蚩尤廟堂未畫平戎策冀借神威雪國羞 兼中學教授○以 宗廟祭官入參清齋于中學館○哭芝山先生○十月遞職南歸時北人分黨相

攻風色日悪賄賂公行先生不樂從宦常有退歸之志故在京時有送崔詞斋還鄉詩曰洛江魚鳥應相問爲報斯翁歸思催又贈鄭公協詩曰東歸強待秋風後自是張公見事遲及是決意南歸有詠雪詩曰殘日西沉黑霧飛北風吹雪度荒陴長安人定鍾鳴後幾處黃金犯四知松雲釋惟政以此詩傳誦搢紳間當時遲回不能去者往往起挂冠之思云

歷見金柏巖于龜鶴亭 亭金公別業也金公時以大司成罷歸家先生作詩贈之

側室子纖生

三十八年庚戌 先生五十二歲

讀心經近思錄 逐處註解點考句讀今藏于家

作登山吟 先生晩年造詣日深有詩曰登山莫厭上山勞一步高於一步高終到最高峯上望豁然無復礙秋毫以富進德修業之意

赴李謹齋 慶弘 改葬 有祭文輓詞

哭息城君李公 雲龍○李公居清道與先生趣向雖異契分甚厚及葬先生作輓詩哭之又撰墓誌銘

十一月拜昌原府使詣 闕謝恩 先生雅意林壑又見時事

日非無意進取至是罷勉就途有詩曰慚愧豈宜炊綱世殘城終愧夢刀州菟裘尚有平生債忍負當年張翰秋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正月還密陽省掃先塋○三月領舟師赴閑山洋習戰李統制慶濬聚沿海舟師習戰于洋中先生見李公有將帥才以詩贈之就州學講諸生先生屢典郡邑所至以興學為務至是聚邑中子弟逐月課講警其勤慢每朔望祗謁文廟訖引諸生講論經義闔境興起又以邑中之望推士人文亨道為童蒙訓長以詩贈之曰作成童稚學須似上灘船飢宜勸羨穀寒即道紬綿云云六月旣望遊月影臺臺崔孤雲遊賞之地有詩崔訒齋來訪時崔公以備局從事承命巡沿海舟師見先生于治所九月以左道監試官往醴泉○十月歷視合浦作珠還堂合浦在今府西二十里舊為節度使留營之地後移節晋陽府之古治經

亂荒廢邑窄之寄寓於此者久矣至是先生歷視營址有一宇有堂無室歸然於城隅先生命工繕治既訖功取合浦故事以珠還名之因爲文以記○府在南邊亂後生齒凋耗尤甚先生極力撫摩寬威並濟爲政一年治績大著嘗有詩曰寬爲姑息猛爲威寬猛中間筆幾揮俯仰徒然成歇後故山歸去意如飛

四十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二月棄官歸自戊申以後朝政日紊先生雖黽勉赴任而非其志也至是決意將退休時鄭愚伏李蒼石亦退歸田里先生和蒼石兼贈愚伏詩有百年自許鶩雙鬢千里相傳只兩心忘世固知非素志歸田終不負初心之拘及歸作知非吟以見志又有贈蒼石燕簡愚伏詩云七谷隣頭雲水身臏邀烟月伴垂綸自修半世難醫痛今日翻成痛定人

作朱書攷證先生於朱書用功深切諸賢相會輒與講論簿領之暇不廢研究及家居探賾之工比前益深以節要書與大全年譜及諸本頗有異同處遂以館本星山本定州本參互攷證正其字畫及訛誤者名曰朱書攷證

答安五休玑書論喪禮安公初學于安玉川餘慶後執贄于先生

之門儒雅謹重精於禮學為先生所重先生休官後與之講論疑禮多所往復而問目及原書入於煨燼今不存惟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及治喪兩條載安公所撰家禮附贅

四月與趙黔澗靖**可畦**胡**汶舟于嶺南樓下**時黔澗守清道可畦守梁山與先生約會于南樓泛舟南湖

遊金兵使太虛**博淵亭**有凌波堂詩及龍江聯句亭金公晩年退休之地與一代名碩觴詠過從先生亦屢遊焉

冬移居于薩川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五十五歲

春還居竹院○拜司憲府掌令不就時鄭仁弘主北張甚士趨日變先生前後連被憲府諫院除 命終不起時先生歸黨某等方躋要津意欲汲引先生貽書告絶不相見又作書懷詩以見志書逸不收詩在集中曹慕醒齋以復聚遠堂光益之子芝山先生之從子也嘗與人書曰府之東有孫聾漢府之西有僕北之一字何敢犯客境耶

遊七里灘先生所居茶山之南有日真巖環以七里清川鳴泉飛瀑清瀅紺寒中有山號嚴光

故名其灘曰七里嘗有詩曰七里灘頭一釣竿碧江
淸淺浪花寒當年却笑羊裘子終帶人間諫議官○
先生襟韻淸曠一切世味澹泊其視勢利趨附之途
若将浼焉每遇佳山麗水輒欣然忘返常以竹竿簑
衣灘釣于眞巖七里之間超然若無意於世事者其
詩曰水邊行過又林端萬物知時樂一般世上東西
南北說與吾幽與不相關 撰芝山先生奉安文

四十二年甲寅 先生五十六歲 聞永昌大君遇害感憤有詩 癸丑

夏朴應犀賊獄起辭連永昌羣姦首發殺大君之議
又以宮中詛呪事連及 慈殿永昌出置于江華爲
武臣鄭沆所害鄭桐溪蘊上疏請斬羣奸及鄭沆三
司劾啓安置鄭公于旌義先生聞之憂憤作詩曰豈
有重華藏怒意恐傷 文母止慈心時危未借排雲
力身老猶存向日忱○先生退居園林而志不忘君
時國事日非世道晦塞每聞京報或戲歔竟夕或達
宵忘寢自壬子休官後述作大抵皆傷時憂國之語
或紆餘婉曲以寓戀君之誠或率口信吟以攄嫉惡
之意人以直觸時諱有爲先生危之者先生慨然曰

古人作詩冀或流傳上聞有所裨益吾雖以此得罪無所恨矣作掃除說其末曰余於朝夕出入嘗自喚主人翁曰無怠無荒除去穢惡勿忘勿助培養嘉木穢惡去庭宇蕭灑嘉木秀桐梓拱把一日二日念玆不舍

九月與趙黔澗金東谿允安遊雲門山時金公為大丘倅與趙公將遊雲門貽書于先生與之約會先生即徃赴之歷觀雲門洞壑登孔巖遊三足堂道淵亭見遊錄

作讀易吟先生素喜觀易象探賾研究老而彌篤有詩曰屈指光陰近六旬方觀易象讀千巡餘年且付殘編裏夫子工夫驗寫真

十二月講易于佔畢書院先生方讀周易以院宇幽僻便於靜攝且用工專一也蔣公文益朴公篪負笈從之時府伯成公晋善與先生有同年契其身樂善其子夏明往來院中講論疑義有觀物吟等篇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五十七歲

正月赴同年會于嶺南樓府伯成公設同年會以書邀先生先生徃赴之

見府伯議刊近思錄成公歷訪寒岡先生欲刊

近思録於本府貽書先生與之相議未幾成公遽歸未果哭徐樂齋思遠有輓詩○哭郭

槐軒再謙有輓詩○與成芙蓉遊博淵亭有贈別詩講朱子書及

退陶先生集于佔畢書院先生進學之意到老愈篤玩繹體認未嘗暫懈當時知舊有書必問朱書退陶集工程幾何云與府伯成公梧峯申公訪郭忘

憂於蒼巖亭時郭公退卧江舍申公方宰檜山先生約成公以書邀申公泛舟於空明亭下泝流而上訪郭公于蒼巖信宿乃還

四十二年丙辰先生五十八歲春往拜寒岡先生時寒岡先生有疾先生馳往候之因講論禮書寒岡先生屬先生考校禮書又託以謄寫先生即寫進一冊寒岡先生歎其考校之精

歷訪李浣亭彦英○七月遣人陪寒岡先生往榮川時寒岡先生患風痺往浴於榮川椒井先生欲躬自陪行適患疾使學徒替行寒岡先生答書云滋

賢契遠念頃發千里之使爲惠愊愊之書縷縷滿紙情深義到玩復感戢如奉尊儀來人護行甚力盖亦有感於付囑之誠意

與李畏齋厚慶郭省齋趆約會于泗濱因病未果 先是李公遺先生書約會于泗濱先生答書許之又答鄭公惟熙書有擬赴晦間泗濱之會之約而旣而曰病未果郭公貽先生書曰泗濱聚日望眼生花小車不来缺意如何云

九月子纍生 先生與人書曰行年六十始爲人父云始生命名曰纍及冠安五休玑作字說

書稟文廟儀節于寒岡先生 壬辰之亂州學燬于兵火甚後僅得重建至是聖廟屋材復壞敗鄉議方謀改構而移奉還安之際節次儀度多不中式先生以露行春享爲未安貽書庠中而諸論猶紛紜不已先生卽以書稟于寒岡先生旣又貽書于黌序諸生參酌禮義條定儀制奉行品節自此始正書逸惟稟目及鄭先生答書在集中

陞拜通政大夫尙州牧使不赴 ○

作冬夜吟 時先生有疾而猶講究經訓不廢程課諸生質疑請業必剖析指陳亹亹忘倦有詩

曰風牕雪案三冬業黃卷青燈萬古心不向行間窮汗漫只從言外討精深依違肎顧有人笑動靜須知上帝臨又此身雖老此心存望北那堪淚眼昏夢裏不知雲霧隔欲將幽抱叫天門自後寢疾不復述作蓋絶筆也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五十九歲正月初感疾革先生潔身勇退縻爵非心故疾篤遺誡勿書壬子後官啣爲祝號○安五休玑聞先生遘疾以病不能來省以書候問朴安分堂篪亦書候問目答問今不存托蔣文益幹後事蔣公號釣耕菴自早歲登先生之門嚴毅謹重爲先生所倚信時宣敎公生纔數月先生召蔣公托以身後家事十一日終于正寢

○三月瘞于龍城之原○後三十六年壬辰改瘞于府東菊花山午向之原十一月二十四日

補遺

乙未赴火旺山城郭忘憂陣中論戰守之計出火旺倡義録

丁酉赴八公山義陣會盟所○出李義士訥家藏會盟録正廟丁巳慶州海上村人神幕中得一破紙古冊即八公山倡義録也盖是録本在李義士家李公無後轉轉至外裔家因禱神將焚之有一士人偶見之遂以傳於世又聞其時文蹟本不止此而每當禱神之際輒焚之故只有此一冊云○憂樂齋崔公東翰亦在會盟中其日記畧曰列邑諸義將皆會惟孫公終日危坐陣中氣像端儼若經學之君子余心竊偉之即從論兵事其臨陣方畧許國忠憤雖諸葛巡遠無以過此也

行狀

公諱起陽字景徵孫氏之先辰韓六部之一至新羅儒理世改大樹部爲漸梁賜姓孫是也又至興德世以孝著稱曰順賜牟梁一區語在羅史高麗時以功封廣理君曰兢訓廣理即密陽故號仍貫籍有政堂文學封密城君曰礥有門下評理曰季卿是生文科承旨承吉是生通政大夫延日鎭兵馬使以恂是生進勇校尉信復是生世蕃是生軍資監正凝是生成均生員兼濟即公之先考也妣靈山辛氏主簿鷟之

文副揔管乙和之曾孫公以我 恭憲王十四年秋
七月二十日生於府治東龍城里慧悟異常始學語
誦六甲生員公嫌其早成十歲方許入學弱冠而淹
貫百家語乃曰學不可以務博於是專心經訓講究
服習自至成誦無滯詞藻亦彪發矣出而應擧連魁
解額乙酉陞上庠越四年戊子中七經文科補成均
學諭明年拜星州學教授壬辰倭變除省峴察訪艱
關赴任招集郵卒辦置馹騎措畫有方乙未陞新寧
縣監縣孔道也搶攘之際撫摩瘡痍應副軍國事號
稱誠勤明年隨本道方伯入保公山城又明年倭再

入方伯託以勤王棄城去公無奈何著公山誌用寓忠憤庚子拜成均典籍兼中學敎授明年出爲慶州提督時故都文物蕩盡築壇列植松其旁日與邑中子弟講論其上慶之人封植嘉樹據公所撰聖廟重建上樑文可見語在東京誌又明年除蔚州判官作枅岸堂記以見志揭板尚存云漢陰李公體察本道還特劄薦（有日蔚州判官孫某才兼文武政善民牧治聲籍甚冠于一時）乃移拜永川郡守永之民俗有仲春靈騰之戲者巫風也士女雜遝弊積不可禁公作說以曉之淫俗漸革也自癸卯以後丁內外艱六年居憂哀容稱其情毛髮早凋

牙齒盡脫服既闋築于茶山之下以明道學牖後進
爲任庚戌拜昌原府使罷勉赴職至壬子聞時事日
非遂棄官歸時卽廢王四年也宵小得志貨賄公行
公慷慨憂歎發諸歌詩或流播搢紳人危之公曰厭
或上聞萬一裨益當世吾之幸何懼焉其聞永昌獄
事作詩志感曰豈有重華藏怒意恐傷文母止慈心
其憂傷感憤之意可知已後有憲府諫院除命皆不
起有却笑羊裘終帶諫議之句公之所居有七里嚴
光之號故云爾後陞堂上階拜尚州牧使亦不就夫
近侍榮官也通政崇秩也然旣潔身退縻爵非心遺

命不得為身後柷號時公婦黨其等方躋要津意欲汲引公貽書告絕不相見時論韙之蓋南北二字為世標榜鄭仁弘主北張甚士趍日變曹醒齋以復曰府之西有僕其東孫公惟密一境不患或汚曹公芝山先生之兄子也嘗自號松磵改稱聱漢聱之為言語不入耳託意可知斯可謂見幾不終日矣茶山之南有水石之勝曰真巖常以竹竿簑衣混迹於漁釣至丁巳春正月十一日考終享年五十九墓在府東菊花山公雖科第發身瓊性近道官仕非素心一種世味泊然無求四典郡邑為親在也供具滫瀡之外

自奉一如家居曰民方塗炭肥甘不下咽也捐月俸
爲興學賑窮之助每遞歸莫不去思有碑如新寧方
罹離亂之際民猶子來伐石頌惠云亂定還鄕蓬蒿
滿目原野膏沃盡成閒田或勸以時營墾爲後計公
瞪視曰刼火俄經其將利人之死乎遠近失所流民
輒容庇之助其耕稼鄕論傳作美談處心涵弘接人
和厚而至是非之際凜不可奪人有呰謷佔畢齋金
先生至斥其祠享公作辨誣文通諭士林邪說使熄
芙蓉堂成公爲党徒構陷公布衣時聞卽馳往獨自
證明卒使媒禍者伏辜松溪申公季誠曺南冥之心

交也公又闡揚德輝卒能躋享禮院其扶植正教之力如此一時遊從如鄭愚伏經世曺芝山好益李石潭潤雨李月澗埈若其弟蒼石埈成芙蓉安義申梧峯之悌李浣亭彦英呂鑑湖大老趙黔澗靖徐樂齋思遠李畏齋厚慶曺頤齋友仁孫慕堂處訥崔訒齋晛莫非嶺外碩德名勝至寒岡鄭先生道義契深書牘頻繁垂爲儒門考信又如安五休玑蔣耕菴文益終始門館卒成宿望武人朴㐆常𠊱言聽講亦能辨別大義殉節於丁卯之役其感發人如此平日讀書最癖于論語一部遊宦四方亦不少須臾離手晩喜

易至忘寢食家藏性理諸書無不點閱互叅手澤尚
存又躬書退陶禮說爲律已刑家之則寒岡先生亦
倩寫得一本貽書歎其考校之精字畫之正所撰著
文字散逸收拾於兵戈煨燼之餘只有排悶錄二卷
輟釣錄一卷今距公殁百有三十餘年遺韻未沫著
在密州誌近世士議齊聲將圖瞽宗之祀旋值邦禁
而止子孫乃於遺址搆七灘亭取公詩中語也分題
爲十六咏遠近學士大夫爭來登覽緬懷微蹟唱酬
成軸云前配龍城宋氏處士瑾之女無后再娶羽溪
李氏僉知中樞孝麟之女有一男二女男宣教郞緦

二女婿士人權壽察訪李墩公之五世孫進士恩翼千里跋涉以宣敎公所錄來乞文字謹就其中撮以爲之狀後學驪州李瀷謹狀

墓碣銘

密陽茶山之南山號巖光川曰七里實聱漢孫公所釣遊也公當光海四年宰昌原府聞宵小羣飛國事無津涯投紱歸山下無以泄忠憤慷慨則往往發之歌詩以諷刺焉人或危之輒曰果可以流傳上聞有所裨益幸也何懼焉及永昌死賊詩曰豈有重華藏怒意恐傷文母止慈心後有憲府諫院 除旨皆不

赴又有詩曰當年却笑羊裘子終帶人間諫議官已
又陞通政拜尚州牧使終不赴遺戒子孫不得爲身
後祝號當是時鄭仁弘居伽山下立幟凶論張甚公
絶之如浼已婦黨有顯者欲引公入又貽書告絶遂
自號爲聾漢聾語不入耳之義也日披簑持竿僊僊
有遐擧意以五十九年於光海丁巳卽正月十一日
也塟于府東菊花山盖公雖以科目進仕宦非素心
也少淹博羣書稍長尤喜讀論語義易以及濂洛諸
書無不䂓精雖遊宦四方未甞或廢也如鄭愚伏曺
芝山李蒼石諸賢其他山南碩德十數公皆平日麗

澤之交而於寒岡鄭先生托道義契尤密公之砥礪行義卒之危邦不入卓然所立盖有儒門淵源云乙酉陞上庠戊子登第補成均學諭明年遷星州學敎授壬辰除省峴察訪乙未陞新寧縣監時日本賊與我交鋒積四年瘡痍滿國其在省峴凝集郵卒辦置駉騎綽有方便及莅縣呴呻疪喟民得忘亡及歸子遺者皆走而刻石以頌其惠辛丑由中學敎授出爲慶州提督慶古都也亂餘文物衰壞公慨然爲築壇種松其傍與邑中子弟日講論不怠後人指其樹而寓其慕焉居一年遷蔚州判官體察使漢陰李相公

器異之薦于朝曰才兼文武政善民敬朝廷遂改授
永川郡守永之俗每歲仲春迎送神士女波奔巫風
也公作說以曉使知愧焉其遞而歸也原野盡化蓬
蒿良田無主者人或勸以時營墾爲後計公曰人可
以利人之死而爲己有乎自癸卯以後連丁內外艱
鄉里見其毀凋甚咸曰孝哉服闋築茶山下爲終老
計庚戌拜昌原府使公性涵弘人無有怨咨至是非
凛不可奪人有啓耆金佔畢先生者爲作辨誣文俾
邪說熄芙蓉堂成公安義嘗爲兇徒構害禍不測挺
身以證使媒禍者伏辜至若安五休玑蔣耕菴文孟

門館承誨卒底成材武人朴芑嘗聽講者殉節丁卯之後其扶正教牖後進賴此公所著書逸於燼餘者只若干卷亦足以矜式文苑公諱起陽字景徵孫氏本密陽人高麗時曰兢訓以功封廣理君曰贇封密城君入聖朝曰承吉文科承旨曰以恂延日鎭兵馬使於公五世祖也大父凝軍資監正父兼濟國子生員母靈山辛氏鷟之女公凢再娶前配龍城宋氏處士瑾之女繼配羽溪李氏僉知中樞孝麟之女生一男二女男宣教郞繗二壻士人權熹察訪李墩銘曰嚴山奇秀七瀨清泠是惟先生之典刑百年松栢肅

然淸風是惟先生之幽宮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兵曺判書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　世孫左賓客　奎章閣提學知　實錄事

蔡濟恭撰

墓誌銘

是惟聱漢孫先生之墓也昔唐元結游樊上身帶笭箵漁者相戲號曰聱叟且曰聱叟不羞聱齖于鄉里能學聱齖全家而保宗吾東孫先生迺又自號曰聱漢斯何義也鄙愼張揖之義凡不入人語謂之聱塞

耳而不相聽謂之聾意者孫先生亦有不欲聞之言
塞耳而不相聽者與按狀公諱起陽字景徵生三十
登庠歷官至昌原都護府使忽棄官歸鄕里號曰聾
漢以司憲府掌令召不就一蓑一竿釣于茶山之瀨
時則光海君壬子癸丑間也先生其不塞耳哉其清
風大節洒然可悅人之公論者此事然考其終始不
唯一節之卓犖已也佔畢齋金先生宗直儒宗也薄
夫膏唇以爲節行不足師公作文以辨誣晦齋李先
生大賢也僻鄕哆口欲追貶其道德公治疏以鼓衆
用伸其誣芙蓉堂成公安義當時之英賢也兇徒礪

牙織之以反坐之律公疾馳往辨之使得脫禍松溪
申公季誠曹南冥之心交也知德者鮮幽光未闡公
闡發徽美卒能躋享于山院則公樂善好義之操燁
然其可紀也壬辰寇來倡義設陣于虎踞山下與兵
馬使朴晉遮截鵲院之路甲午臨瀛之賊出没雲門
之山公伏兵于綿峴射殺紅巾賊酋以殺其銳鋒丁
酉再來之賊猖狂蹂躙察使大劒公與僧惟政守八
公山城單師却敵以遏其旅戊戌丁應泰之誣參也
謂我國引倭入寇揚鎬功掩而罪彰 聖朝厲心以
痛骨公倡率同志呈文于邢軍門徐科道以明君父

之志則公軍謀武略超越流輩又可知也登科之越
三年執贄請學于寒岡鄭先生之門既又辨惑于芝
山曺公好益之席作風神之說以革淫祀私淑乎退
溪李先生之書節錄其吉凶禮條以遺家範漢陽邸
舍與愚伏鄭先生經世日講朱書節要以發其歸趣
而公所讀心經近思錄傳流至今手澤如新則公師
受交遊之正又如是也華實並隆本末交著又況於
彜倫斁喪之日塞耳削跡以全其清操哉公生於嘉
靖己未七月二十日我　明宗十四年也少治功令
萬曆甲申赴鄉試再為解元厥明年乙酉遂中進士

之科越四年戊子又登文科補成均館學諭巳丑出
爲星州教授壬辰除省峴察訪乙未除新寧縣監庚
子除成均館典籍兼中學教授辛丑出爲慶州教授
兼提督官壬寅除蔚州判官癸卯移永川郡守所至
有惠政光海元年己酉除中學教授庚戌除昌原府
使壬子棄官厥明年拜掌令不起釣于七里之灘丙
辰陞通政大夫尚州牧使不赴遺命勿以壬子後官
銜書諸銘丁巳正月十一日以微疾終于家壽五十
九當是時鄭仁弘居伽倻山中鼓吻抵掌謂弟可殺
謂母可絶謂先師可貶諸郡不肖子或爲河北之頌

公之聲凡以是也感憤嫉俗幽憂結轖時亦發之爲歌詩聞永昌之死則有重華藏怒文毋止慈之句聞仁弘弄權則有頑雲向北風伯弄機之句聞政以賄成則有白骨有懐黄金無脛之句人有怵之者曰毋妄言族矣公曰使我之隻字片言流傳都下能悟主而砭俗吾之幸也公之賢如此故當時名公賢輔無不汲引振刷以圖奬用體察使漢陰李公其尉薦之目曰才兼文武政善民牧體察使完平李公招入幕府以議築城之謀而愚伏鄭公蒼石李公埈尤其密契而深許者也所著詩文散逸不傳唯排悶錄二卷輟

釣錄二卷及雜文二卷收拾成編孫氏本起密陽新羅之世改大樹部爲漸梁部賜姓孫氏遠祖兢訓高麗時封廣理君世世蟬奕逮我　朝有承旨承吉兵馬使以恂進勇校尉信復是生諱世蕃於公曾祖也祖父諱凝軍資監正父諱兼濟以經義爲進士母靈山辛氏主簿蔦之女配龍城宋氏處士瑾之女不乳後配羽溪李氏僉知中樞孝麟之女生一男二女男宣教郎緜女適權熹次適察訪李暾孫曾以下多不盡錄公生於密陽府東龍城之里葬於府東菊花山負子之原銘曰

耳有二竅厥職司聰聲而勿聽爲瞶爲聾奈偷陷地
予不欲聽奸臣蠱國予不欲聆僞儒誤君予不欲聞
不義而貴於我浮雲于釣于汕于彼石瀨是維先生
長卧之處所不聾者天風松籟

錦城後人丁若鏞撰

七灘書院奉安文　柳致明

廣理之部鳳舞龍蟠山有嚴光水有七灘誰其歸者
有孫先生托志鴻冥擬跡躬耕彼薈蔚者莫我敢褫
高風邈哉誰將與比翁公早歲頓悟天出躡足蓮桂
雅意琢劫亂離瘼矣棲遲枳棘殫誠拊摩攜忠軍國

瘡痍甫完儒化鎔陶才兼文武體相有麋晚而決起
有契憂違山水中間一綸齊徽不忍便訣抆淚謳吟
日月爭光湘纍論襟人懽流播公冀幸聽不自愛惜
惟以獨醒滄江一卧求謝掐旋倫常以竪南國崢嶸
斯爲取斯有偉岡翁維厥芝老暨愚蓍公更攻互磨
成此令皃故其慵人如嗖熟寐有或誣賢必辨其侮
懿厥偉蹟奴隸可覩俟百未遑畏壘之典寔媿彛衷
有關幽顯爰就其地載謀虞誠松桷有赫廟貌既成
迺涓吉辰以妥以奠濟濟衿佩肅肅庭院若朝暮遇
於乎敢忘裕哉來學陟降洋洋

常享文　　柳致明

貞忠節操道義心腸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祭文　　申之悌

嗚呼哀哉數平生之知舊屈指者幾人纔百一而千十或面目而非真自青陽而得君交白頭而非新緣趣味之相合取性情之惟醇但芝蘭之見秀何棟宇之須鄰時相逐於文垣飲翰墨之芳慶先北濱之搏翮繼西江之揚鱗日未久而干戈幾耆黃而問津傍七年之畏逢困米鹽而逡巡同浪跡於生死經歲晏而益親義有逾於骨肉道亦超於雷陳君佩符於永

陽謁板輿於高堂扶郡貧而爲富歡半日而奉觴儂
執憂於花蔵勤遠駕於窮鄉情禮盡於匍匐揮感涕
於存亡紛聚散之無期限幾年之星霜歲癸丑而露
昰來餞守於文昌會吾兄之歷莅字堂記之焜煌認
相去之不遠冀一會之有日翩尺札而責逕指鷺花
而投約嗟良覿之未遂孰謂兄之奄忽撫篇什之在
案慟顏面之永隔嗚呼哀哉朴素敦厚之兒字卓犖
跌宕之襟懷應事不滯之幹局華國有餘之文才求
之世人蓋不多得位不過三品年不滿六袠時耶命
耶何天道之漠漠不汲汲於榮進不區區於埶利聊樂

化於湖山寄興歸芳無愧幸鳳毛之無恙期後日之食
報纘箕裘之先業免無兒於相顧病未遂於執紼痛
不堪乎聞笛想林泉之蕭索悵田園之蕪沒聞里巷之
不淨礙辦香於靈幄望丘陵而漬酒庶不昧之來格

又祭文 葬時祭文也 門人安玧

惟靈升堂之學金玉之章早登科第歷治四鄉時與
我違漁稌川暘右右詩禮教誨有方多士指南鄉人
棟樑如何一夕楹夢便壯琴郊炟斷書榻風凉內子
摧痛幼兒弄璋捨而去之天理何茫日月流邁奄及
期祥鵑啼壠上宿草已荒凡在故舊尚且悼傷況於

門下眷厚最深追思儀範悲感纏心奠此菲薄秖薦
微悃嗚呼哀哉庶幾尚歆

又祭文 壬辰改葬時 門人李儼

維我先生斯文山斗士林宗盟才優經濟學造高明
位不稱德天不憖遺哀哀嫠婦呱呱流嗣當年卜兆
咸慮絶地奉遷誠孝遺孤素志天不福善哲人先亡
信美新阡父子同岡山明水麗日吉辰良式相保佑
休命無疆昔余摳衣承誨義方德音在耳沒世可忘
後托婚媾盖慕德義有孫有五食報在此終期成立
幽明至意靈若有知豈無陰隲綿漬來哭庶展胸臆

輓詞　　中之嶠

升堂曾謁大夫人後事丁寧語及頻歸報九原堪一慰掌中貪見寶珠新

又　　李埈

朋友深情異姓兄衰齡何耐隔幽冥故家餘慶生明月南國祥輝闕瑞星遺範政歸鄉士慕高名應見史臣銘春寒病骨妨綿漬愧殺無從涕自零

壁水英遊歲月遥暮年南北別魂銷鴈傳一札頻相慰鶴去三山不可招陳跡無因追往日哀詞何耐寫今朝雲門山下曾留騎長恨清談負一宵

名彩當年鳳下空才宜供世命何窮化行三郡絃歌褱興落獲江水石中夢罷却驚容色戚人來忽報訃音凾詩朋自此無元九衰淚千行洒向東

又 孫處訥

去年三月梨花雨君發琴郊叩白扉自訝羸形殊異昔寧知微疾竟難醫耳邊尚在多聞說牀上方留叙別詩可惜東榮病未奠送終吟罷淚漣洏

又 朴壽春

天然吾鄉喪我師儒林無祿至於斯百年規範傳之後千古文章繼者誰清洞墓猿哀嶂月燈淵踈雨泣

江蘺如何載美詩繞和作此幽明永别離
腦藏三峽任斯文罕世聲名海内聞早歲風塵雞四
劉暮年泉石徑三分心存鄭老欣同道滕有徐雞喜
不群一夢楹間何太急空令鄉曲淚泫泫

又　門人蔣文益

磊落胸襟出等夷懷奇抱寶世無知傷時縮手湥揬
道對月偕星大放辭江左青衿爲領袖海東黎庶有
蓍龜沉沉二竪嬰衰骨慟矣皇天竟不遺

鄭師傅克後松壇記略曰夫人物之生於天地間者
未有不終歸澌盡泯滅者而獨有聖人之道亘萬古

而長存與日月而並明此其所以舟車所至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也其有樹木之生植榮悴於其間者似無與於人事而或托根於聖人遊咏之地羣弟子列侍之場則人皆愛惜而保護之愈久而不衰者以其所敬存焉耳若闕里壇上之杏未知其何年枯何年盡而杏壇之名則傳之永久至今如昨日事是則樹木之生而榮死且壽者亦係乎人也吾東方始立國學在新羅神文之世自是厥後儒風蔚興中國之人稱之以小中華我東方興學之效此其權輿也麗氏以來國學變爲鄉學而學宮之基則仍

舊焉不幸壬辰之變蕩然灰燼鞠爲茂草者八年萬
曆庚子李相公時發來莅于玆遂卽重新 聖廟於
舊址翌年辛丑春孫公起陽領敎事于玆率諸生取
松于南山之雨後種於前門之前後墻之後者凡若
干株今年春遂用役夫運石而砌之前爲三尺之階
闢地以築之後有數仞之墻恢恢然作一松壇自玆
以往凡入于儒宫者可以講道於斯可以習禮於斯
可以遊咏於斯不特此也潛心於對經之時則如承
面命之辭側聽於風來之日則怳聞琴瑟之響後生
之興起於斯者爲無窮矣然則此一松壇將與闕里

之杏壇垂之於悠久而且當與天壤俱弊矣於是乎
書以識我用諗于吾黨之君子云
孫起陽字景徵生員無濟之子萬曆乙酉進士戊子
登第性純慤孝友居家節儉莅官廉謹平日以矯正
鄉風從事斯文爲己任其追慕先賢之誠模範後學
之功誠有大矣與曺芝山鄭愚伏契分甚厚又爲寒
岡先生之所推許居府東竹院里自號聱漢有排悶
録輟釣録等書 密州誌
壬亂府使朴晋領兵留住孫起陽亦倡義于此 石洞村誌
下有七里灘聱漢孫起陽當大北時休官養閒于其

間除掌令不就作詩曰七里灘頭一釣竿碧江清淺浪花寒當年却笑羊裘子終帶人間諫議官亭閣錄

孫起陽生負兼濟之子文章德行見重一代與張旅軒鄭愚伏曹芝山爲道義交寒岡鄭先生亦敬重之大北時除掌令不就所著有排悶錄輟釣錄先賢錄

附七灘亭題詠

我東儒賢多出嶺之南昔曾一過其名德棲息之地莫非山佳水麗令人徘徊不能去意者流峙蘊秀養成其人而英步可以占勝也猶恨夫當時不能遍歷一方今孫進士伯敬自密陽來示七灘亭十六景畫

者即其五世祖聱漢先生遺基而子孫葴修不廢也
種種奇觀䰟爽魄動灝旣老篤計不可以徙躡淸塵
俛仰高風則自不覺莊誦先生詩一絶曰七里灘頭
一釣竿碧江淸淺浪花寒當年却笑羊裘子終帶人
間諫議官咏罷泚筆謹書歲甲戌仲夏下澣星湖李
灝書

曉渚鷗眠雲帖地漁翁欸乃但聞聲輕颸一道平沙
出極目皚皚日照明　七里明沙

黛色參天釀日陰蟬吟鳥哢出長林炎曦幾處方揮
汗可識仁人大庇心　一帶靑林

水邊楊柳綠依依莊護臨流石一磯揀竹得竿青裊
裊一肩高荷去忘歸

釣磯垂竿

歷遍囬蹊草樹平山花無數不知名主人厭寂隨節
爲到底幽香別種清

臨崖賞花

高顏爭似橘中歡落子聲遲決勝難余賭余間君亦
共任教樵客柱柯觀

仙巖賭碁

粧點簷楹狎水干新添欄檻爲觀瀾堂堂策策魚來
集莫遣濠梁理釣竿

頫檻觀魚

何年鉅刃劈巖開太古貞松種子來倒挂虬龍含偃
蓋白雲仙駕幾時囬

石壁危松

半畝池成養活泉根移太華幾多年亭亭出水香尤遠始信濂溪獨愛蓮　小塘孤荷

聽說清川玉液寒晴空噴灑作飛湍何能好跨南雲去濯盡塵纓透肺肝　洗瀑清溜

山溪吞納滙而清擒蟹當魚約伴行一帶長提無月黑遙燈點點透林明　燈洞漁火

蒼莊林出鳥知歸定有琳宮隔翠微清曉鐘聲來世界解教人識起穿衣　禪龕曉鍾

騷家絕景畫應難流水詩中萬點寒滿目楓丹爭別色斜陽留待酒醒看　鶯留暮鴉

曲曲清溪略彴橫山中人定月初明千村乞米歸心
急飛錫凌風步步輕　月橋歸僧
鳴牛浮鼻度前坪牧豎相隨笛一聲豐草芊緜時出
沒歸鞭直待月西傾　煙郊牧牛
依微籬落綠筠遮吠犬鳴雞問幾家只有青烟蔵不
得朝朝暮暮暮成霞　竹村炊煙
稂莠茅薾揔自修西阡東陌雨新收天時人力渾無
缺樂意相關處處謳　琴野農歌

敬題七灘亭　任守廸

野抱湖環岳勢豪地因人勝兩相遭風塵濁世抽簪

勇水石幽居把釣牢心事看留溪月淨神儀想並當
雲高至今貽厥賢孫在堂構無虧勉爾曹

又　　　　　　　　　　任珽

驚波鷗退古今豪世與相違地有遺簪組忘情身自
遠溪山滿眼曉全牢百年末契卷中晩三尺遺堂天
下高虎豹文章斑尚在諸孫一一出流曹

又　　　　　　　　　　申光洙

天柱東南一老豪清風獨世爲相遭雲霄本自寒孤
鶴鄉社終肴祭小牢謝傳家庭珠樹在嚴陵山水亭
亭高青箱百代徵遺馥珍重湖翁勉爾曹

又　申光河

七里灘頭霜鶴豪孤飛曾不網羅遭清流豈獨同漁父急浪應須過虎牢六世衣冠江左大百年亭榭嶺南高先生尚笑羊裘子肎數當時耿冦曹

又　睦萬中

池鳳臺烏競自豪冥鴻特與水雲遭薇鷰濤湍地迴舟急峭壁臨流置屋牢由檻晩窺魚隊閙虛窓夜宿客星高澤中垂釣齊男子未必千秋少爾曹

又　李家煥

孫氏孤亭面勢豪仙巖琴野迴周遭客星自覺風流

遠精舍非關結搆牢楚玉溪藏山氣潤雲羅虛設鳳
飛高衣冠梓里留餘慶早晩相將到省曹

又　中國賓

秪爲蓴鱸也自豪季鷹歸興與秋遭亭中魚樂觀成
趣機外鷗眠着得牢當日北風天地晦至今南國釣
臺高賢孫堂搆眞無忝松石遺墟愧我曹

又　李商楫

金馬門前拂面塵先生高步獨超人西關紫氣周藏
史南國青山漢富春蘭桂有香風洒落烟波無恙月
精神晩來朗咏漁竿句仰止危亭百感新

七灘亭上樑文　睦萬中

地去萬里有餘問名則是士生百世之下聞風而興猶傳聱漢舊居宛見狂奴古態先生初非果於忘者亦嘗出而仕焉世外之浮榮掉頭實自癸丑以後嶠南之名賢屈指蓋在甲乙之間梅福逃名只稱南昌故尉張翰起興不待洛陽秋風歸歟嚴光山前依然謝眺宅近桑麻掩映地僻一區舟楫沿洄川長七里山如高人偃蹇顧名而思谷以隱者盤旋卜居于此跡已謝於烏臺一步頻草絶交之書志相合則蒼石諸賢高歌泌隱之操先生可以祭社後人爲之起亭

自宇宙便有江山雲烟不變伊甍棟屢經歲月風雨飄搖主人以白眉良保青氊舊荊山之璞玉徒抱少日西遊齊門之竽瑟不諧中歲長往鄉井不改於五世某水某邱箕裘相傳於百年肯堂肯構爾乃拊貽基而興念嗣遺躅而圖功峭壁清流面背之勢依舊凉軒燠室容膝之地有餘凭欄而幽事愜心岸巾而遐賞供眼明沙若雪繚長浦而邐迤穹林如雲亘遼壑而掩翳殘春幽花急雨新瀑涓涓几案之前曲沼芳蓮顛崖老松亭亭垓壛之外暝入遙山之色帶日歸鴉曉占前村之炊和烟籠竹柰園叟觀魚而魚樂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漁火相連燈淵之號以是農歌
互荅琴野之名在玆發溪省於淸晨磬落雲際到上
方於食黑錫飄橋頭石室欄柯不識長安之翻覆苔
磯垂釣何關温水之淺深惟此莬裘之營儘有薖軸
之樂雨蓑衣晴篛笠自稱魚鳥主人朝灘上暮蘆中
莫是羊裘男子風塵消息求絶君房之報書巖扃光
輝猶疑客星之流照展此名緣吾設靡斯人與誰歸
竿頭一絲扶鼎之風不斷楣閣二字嘉遯之志莫回
聊陳拋樑之謠庸替相杵之役拋樑東細雨雜花相
暎紅載藥山前行藥至浴沂三月盛冠童拋樑西野

勢橫琴高復低一道清渠資百畝天風粳稻結花齊
拋樑南上元峯頂絶烟嵐金波送上三更月長水高
山影盡涵拋樑北黛色遙破太陰黑子陵先生是化
身臨流屹立千尋壁拋樑上危樓四面江山曠不知
何處是京華中夜遙依北斗望拋樑下日夜長川流
不舍隨意著蓑白露中至今疑有垂綸者伏願上樑
之後起居惟適漁釣自娛續妣祖之居茂矣苞矣申
大夫之頌輪焉奐焉殊有鳳毛堪喜階蘭之競茁斯
如鳥革豈憂樓竹之易權

七灘書院清節祠上樑文　　李彙寧

一絲扶支宇宙樑棟曠世之風猷在人七里粧占山
水園林多士之景慕有地可使鄙薄夫振頹俗所以
仍舊亭起新祠惟我聱漢孫先生以天賦駿邁英毅
之姿際國運鴻朗淵泰之會從遊成道義之契寒岡
愚伏月澗蒼石十八儒賢平生讀性理之書心經近
思魯論義易百千卷帙窮天人性命體用之妙自成
文武全材洞陰陽氣數進退之幾已判出處大節苟
論其學問之素所畜積蓋觀夫事業之隨處發揮星
幕講公山城修築之謀特荷體察防禦使毘重雲門
殺臨瀛浦衝突之賊遙倚提督統制營兵威永寧之

氷蘖有聲瘡痍漸起於干戈搶攘之後慶蔚之松栟成蔭弦歌始聞於文物蕩殘之餘矧惟慕先賢斥奸黨之功實有任吾道救衰世之責議禮著書而遵紫陽退陶之訓律身刑家之懿範有由抗疏投章而辨文元佔畢之誣陞廡建祠之大論始定感明時老相之去國忠憤激發不禁聶夷仲餞淮之吟恥昏朝私黨之援人義理截直還勝嵇叔夜絕濤之語最晚年樹立之卓節實平日講確之真功特發蔵怒止慈之危言斷斷兮尚望排雲而向日何待傷身害義之定議浩浩然竟思截流而迴舟顧當世頹綱滅紀之莫

扶竊愧五十年心如石介問幾人毀冠裂冕而欲去
自歎一千里身似葉輕非敢效忘世隱淪之流所以
寓傷時感歎之極正愁黑霧飛而風雪虐可想檜山
投紱之時只耽碧澗清而浪花寒已占桐江垂釣之
處誓不聽人世間言語聱漢之托意淵深戒勿書壬
子後官啣處士之危忠日朗猶有此文章節義之感
備況從古塾摩礱杜之相望桐廬之雲蒼水泱范仲
淹記嚴陵之廟箕潁之巖靈啓靜楊子植銘許由之
祠彼不過名節上成就一端尚有前輩虔祀之典此
固由道學中做得三事詎無吾黨尊享之儀惟彼十

景標榜之茶園實是千古杖屨之芳躅還笑羊棗老
虛帶人間諫議裊裊竹竿高風却怕漁舟子浪說山
外姓名杳杳桃花流水塵烟隔絕於薇垣栢府不識
幾處黃金競走於九街鐘鳴之中雲霞點綴於竹林
栗堤獨愛一片明月孤竭於三峯壁立之上竊慨考
盤棲息之所尚闕俎豆馨享之儀咸仰一隻手扶輿
之功訏瞻之冠劒清肅合寘數畝宮環堵之制歸宗
之泉石蒼巉直筆闡廉頑立懦之操固知百年老柏
之清風不死古壁沒懷仁輔義之字竊恐千丈危石
之暮雲空留相舊址爰契我龜詹新宇如跂斯翼永

石經三品老文官遺躅不隨世外雲雨之易飜松棚
輸十里詩禮村美材如聞林間花鳥之迭唱盞淵夜
風清而月白萬刼後子陵釣臺琴郊秋荔冊芳蕉黃
一區中庚桒畏壘院仍七灘遺址祠以清節爲名聽
浩歌認出採薇曲中無愧於百世孤竹君子咏遺詩
知從吾柳門下有契乎千載靖節先生可知造物之
秘藏驅塵緣於慚林愧澗之外庶見聞風者興起揭
華扁於讓山廉水之中玆涓吉辰載舉縟禮惟其秉
彛同好二百年典型可尋咸以執事爲榮七十州襟
紳齊會匪懈于杝將見既亶既勅既稷既齊有覺其

宮特書某年某月某日某建用陳巳唱助舉郢斤兒
郎偉拋樑東嚴光山色挿青空問渠安得撑持力千
古與人偃蹇同兒郎偉拋樑西禮林春雨翻花迷一
般心事磨蒼昊夜夜英靈渡竹溪兒郎偉拋樑南一
江波浪滙成三滔滔歸海無窮極水上誰家結小菴
兒郎偉拋樑北夫子宮墻仰嶻岦終古幾人參四科
星湖詩序濃華墨兒郎偉拋樑上星斗江湖動氣爽
却笑何心雲外禽飛飛倦極下青嶂兒郞偉拋樑下
南國衣冠集雅雅綵漲舊灘紅簇潭問誰風詠暮春
者伏願上樑之後人儀益明地靈來護一方髦駿髦

之譽實惟楨幹于周百歲蔵牲幣之誠是爲籩豆有
楚惟兹基永建不拔勉吾儕靡懈益虔

聱漢先生文集附錄

右聱漢先生孫公 文集並附錄爲四卷今將鋟諸梓距
先生歿二百年矣文章之傳於世其難固如是哉 先生
當
穆陵朝以文學進跲於仕路棲遲郡邑逮夫昏朝政亂
彝倫斁廢即褰裳遠引翛然自放於七灘漁釣之間傷
時感事往往發於歌詩如重華文母之句羊裘諫議之
作宛轉惻怛深得詩人諷切之義前後除官輒不起遺
令祝號毋得書壬子後官啣其見得之明樹立之卓在
當世果幾許人哉盖公天姿近道內行淳備廼潛甘旨
之供居喪致哀之節允爲孝子之柯則而從師取友講

明道學所積無非道義之腴所存無非忠孝之實是以其作爲文章詞理明白音調和平藹然仁義之言而有非一時能言之士所能及者其有補於世教又何如也嗚呼公有大焉乃其志節之卓然者是已若夫發於文章者非公之至也然生乎數百載之下而欲論人於數百載之上苟非其文章之傳亦何以哉宜後孫之收拾巾衍以爲永久之圖也重違厚命之勤略記顚末于後以寓高山景行之思焉

上之二十五年二月下澣後學豐山柳尋春謹書